



說
郭

卷七十四至
卷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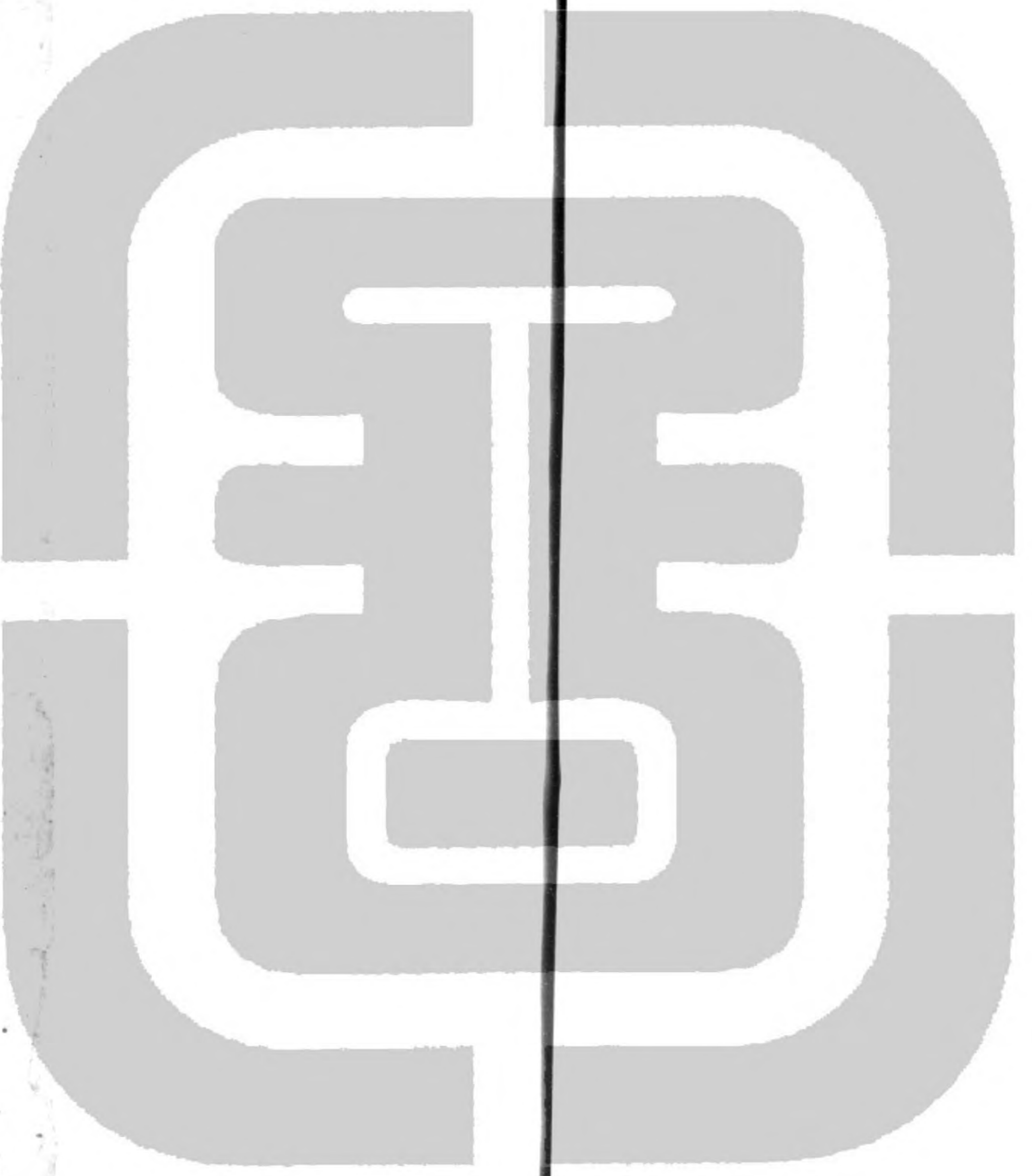
聲陽子 程氏故古 北夢瑣言 退齋雜詞錄 侯廷慶 退齋叢錄

五德志 卷一 絕句錄 卷一 垂玉集 卷一 過庭錄 楊明 詩教

金盞詩話 市橋紀 日香行 小說 日南記 柳權 識造 羅曆 桂海虞衡志 卷一

穠華 今古記 洛陽橋神 日南記 張奇 安南外記 程明

講記 呂希哲



聲問
程氏所云 北夢瑣言 退齋雜內錄 退齋筆錄 力極云
能創錄 呼正集 退齋錄 詩法 金玉以記 尚山仁舊 七詩舊內記
後是 校海唐齋志 豫亨今古記 片奇拾日記 抄仲舊內記

說郭卷第七十四

聲隅子歎歛瑣微論 二 号

敘曰聲隅者柝物之名也歎歛者蕪歎之聲也瑣微者述之之謂也
天生斯人也與夫禽獸之駢然所以異者由出道限矣故首之以生
學天實生賢宜均所付介然獨處為隘則甚故承之以進身之速
匪衣且食殫吾所私垂無疆之休故承之以揚名厚俗流芳賢一姦
百善既揚名惡亦隨之故承之以虎豹暴夫於虎為毒舉世慨夫招
人為之來哉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仁勝則流不暴不能故承之
以文武文以經治武以運文故承之以戰克文武交濟剛以決柔故
承之以大中之至莫顯乎二者故承之以道德道德者誰何故
終之以三王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之而子與王何也曰宗周之禮
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晞之所得
表於三王耳弗爾則吾罔敢源溢則波微智小則意塵述而不文孰

與尔歸非敢播之作者益用致之子致云爾款序

生學篇一 進身篇二 揚名篇三 虎豹篇四

仁者篇五 文武篇六 戰克篇七 大中篇八

道德篇九 三王篇十

五氣雜鈞坯鑪鞠物吾鍾付何以事天用吾以然則吾不然君子宜力作生學篇無自而生無自而不生以吾茲身人實奈何物求吾原吾道是求蔡然如然不吾為哉作進身篇

顯：金實魏昂卓厲吾華吾暉以効所在知生不生所以長生作揚名篇回邪飭心反偽如真賞日不足厲則有餘嗚呼唏矣哉奈命之何故作虎豹篇世道斯往誰為來者塞極以享勢之使然萬態融動植飛潛故作仁者篇天生萬彙為茲人用紛紜交蔓將焉救之有有剛統宗會元故作文武篇

陰陽相生水火相平交戰其間以順吾道夥哉生聚得盡天性作敬

自是理精

戰克篇人情不一世所以亂聖人哀之大為之防二者交際故不可以不知也故作大中篇自天地事無能舍之者萃斯二柄而已嗚呼斯人以歸乎福壽作道德篇王協其主民心釋順位不崇德眾斯救焚惟皇建極允克厥中作三王篇聲陽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後行者尚矣學之非師而功益勞友之非人而過益深是以古人君子後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今則亡古見生學嗚呼腐草不可以撻兵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也

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救其將枯綿年之病丸藥救其少死終日不為惡必殺矣終日不為善必息矣是以君子捨此觀彼

不謀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乎商賈欺闇之人慘礫之吏其為

8 8 8

右見揚名

右見進身

毒也甚。見鶴。故為天下者不可不甚。王良之執馭。扁鵲之鑿師。曠

之善聽。由塞之精射。使其志於聖人之道。猶反掌耳。右見虎豹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聲隅子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

冬以藏之。有何所止哉。右見仁者

文成而道成。道成而事協。事協而功未有不由於此者。猶捨而渡淵。

其能濟乎。女不耻其身之不正。而耻其色之不佳。士不耻其材之不充。而耻其

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

大偽若真。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不啓人以為賊。而姦

人迹。聖人以為賊。又見文武

或問戰克於聲隅子曰。以道德為疆場。以仁義為將帥。以命令為陣

伍。以忠信為干戈。智以帥之。禮以戰之。則何戰而不克也。右見戰克

女無妍媸。得幸則眾妬之矣。士無賢愚。得勢則眾嫉之矣。右見大中

澗底之松。千尋之標。風雨之飄。霜露所及。而木枝易其秀。君子履道

無躁世之弗腆。無之人不念生。雖不達名亦隨昌。右見道德

三五不以天下為心。而天下歸之。吾霸以生民為心。而生民違之。蓋

修與否故也。去就者是非之根。動靜者成敗之源。吉凶者善惡之樞。

始終者安危之機。固其根。澄其源。審其樞。端其機。則天下之能事畢

矣。或問為天下之道。如之何。對曰。其由馬也。護之以阜廩。飼之以芻

粟。嚴之以勦鞫。控之善馭。以遠之。以近。則道之孰為而弗若也。右見三五

程氏攷古 十 五

古詩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晏華光殿聯句令沈約賦韻獨

景宗不預。周啓求賦詩韻已盡。惟餘兢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

歸來笳鼓競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韻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

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咏。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

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詐格易。夕擲析。惜字。其詩用韻與

景宗初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素衣。何如。若去病。詩。用韻。既。印。用。事。二。安。佳。作。也。

秦人以十月為正
不按月置閏至
武帝太初元年
夏以正月為正
征和
二年始改以置
閏

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挽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韻為鈎坐客
鈎鈎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格也唐世次韻起元徽之
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古未之有也抑不知梁陳間也嘗出此但
其所以次之韻以探鈎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楊銜之
洛陽伽藍記載於王肅入魏念南江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
妻贈之詩曰本為簿上蚕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
繼室伐谷先謝正次用絲時兩韻則亦以唱和為次矣

後九月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秦以十月為首不置閏當閏之
歲無問何日率歸餘歲終為後九月漢紀表及史紀自高帝至文帝
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
寅為首歲然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
書取亦自此始置閏也

僧尼拜天子
唐志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非拜今不拜非禮也

食其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史

記呂后紀黎明

黎明
孝惠還徐廣曰黎明猶比也將行之時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明
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正未曉也猶曰昧爽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
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開元間得默啜首

者唐史為郝靈全白樂天新豐折臂翁詩注云郝靈全之者豈其
字或蕃官耶

書後
謹空

補沈括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者書尾作敬空字如從尊暨卑
但於空紙批所欲言曰及某人如今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敬空
者示明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馮商續
史記

張湯傳替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
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畧云商與孟柳俱待
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書教望之多秋
合書尾不宣
是也

馮商奉漢成帝
詔續太史公列傳

秦繆公以
今從死

古今罪秦繆公以人從死非也皆自其國俗嘗有願徇者三良亦在願中耳田橫死其二臣亦寧家以從是以從是時橫已失國豈能強之使徇乎詩曰如可贖弓人百其身者傷其自欲從徇不可救止更代也恐非繆公遺命使然也秦獻公元年下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繆公以至康公其國俗既以願徇為義國亦不立法禁故獻公既葬出子之非令典始以國絕之

北夢瑣言 二十

唐宗宣皇帝好儒雅每與小殿對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曾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昇或臣宰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及政事即終日忘倦泊僖宗皇帝好蹴毬聞鷄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咲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再興
釋教

武帝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為宰相曰佛者雖異方教之深助禮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故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出古遺迹招提廢棄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惟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徹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畧云臣等聞玄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主之風以仁義是守相延百世作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詞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國繞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文宗重
王起

王文懿公三任節鎮揚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為詩寫于太子之笏以錫之又畫儀刑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

鎮家無餘財上知其甚貧詔以仙詔院樂官逐月俸錢三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為僕妾所有老毛年老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謙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為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恥貨殖至於荷格執耒灌園粥蔬未有祿代研豈空器而為養安可忘甘旨不迨晨昏令之世祿竟浮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其狗彘以歎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倘德望名品未若相國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歐改畢 誠名

唐相畢誠吳郡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希為改名以其事達此朝士譏其醜賈之子請改為誠字畢欣然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任台輔前朝士慙悔文集也

段相諧 金蓮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以貧窶進脩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鍾動輒請謁餐焉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鍾莫其晚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

闍黎飯後鍾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灌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邠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攷相國未偶伶傳風塵蹇馱無故墜井每入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士秀才何先塞而後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過頭揚州佛寺詩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王文公 义手睡

王文公凝清脩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义手而以慮夢寐見先靈也唐相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取號膏腴而積穀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官京以番禺珠翠之地出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上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宗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不肖子 三变

唐咸通中荆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趣甚高人所師柳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西濟南之風幕僚多遊與之曰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謂粥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魚謂粥書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

之輩何代無之

之失身與守節者

浙西周寶侍中媿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為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俠國號聞崔之有容色乃踰墻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切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內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之在班行者恥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壇群僧調之乃自願作此乃脩道而灵官所衛也妹山尼開堂說法禪僧鄧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室欲行強暴尼憚死失至隱峯取其禪服集眾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將勅暴橫鞭人之凶且曲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受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葦津也崔氏曰妹山尼以

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以守介而命是知女子脩道亦一段障難而况容誨而淫者哉孫啓舍人著比里志敘朝賢子弟平康狎遊之士其旨似言盧相雋之室女室身於外甥鄭氏子逐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遊亦何傷於少之流哉

崔禹昌曰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遊戲梁祖以其有莊野士必籍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如此輕薄為由得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為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領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風諸悞僚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它曰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

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嚴謙為庶師嚴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
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二紀而終次子嗣京兆即知人之鑑非
繆也

唐詩
三遇

唐慮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得一第其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
狗郊店門開之句楚康張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
穴饒犬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見賞又粟爆燒氈破猫跳觸鳥翻
為王先生所賞公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
也人聞而笑之

夢嬌女
女枝

光化中有文士劉生道濟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
窻下側有栢樹葵花遂為伉儷後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
於民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窻側栢樹葵花宛是夢中所遊有
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才貧未聘近中心風疾蓋女子及笄
不有所歸乃父死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家與諸輩狎

飲爾後但夢便及彼家自疑非常夢所遇之姬芳香裳襲衣蓋心
邪所致聞於劉山浦也

張曙
起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
子右補闕曙後才風流憎天院之悲乃製浣砂溪詞曰杭障薰爐

悲悼

隔綉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
懽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盡簾垂置於几上天阮退朝憑几無慘
忽睹此詞不覺哀慟乃曰此又阿灰所作阿炭即中諫小字也然
於無教還亦不可矣其叔姪年顏相似如怨之可矣諺曰小舅小叔
相槌相擗謹戲固不免也

荆十
娘

進士趙中于溫州人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止反山禪院僧房有
一女商荆十三娘為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楊州趙以
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朗第三十九愛妓為父母奪與
諸葛殷李恨不已時諸與口用之約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惧禍

飲恨而已偶語於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備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亦依之至其荆氏以囊盛蕙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蕙徐三娼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其弟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道士有怨李公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有云蕙蘭消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為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忽照鴛鴦相背飛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官妓死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子平生風流沒亦帶焰號美戲也唐末有里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遊之事或云孫啓舍人撰

遇雨借油衣

唐孔極侍郎作補闕時朝回遇雨不帶油衣及避雨坊叟之無下露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二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則已令鋪上去取可以供借也孔公嘆美不覺忘領官情他日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無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逼急請一空宅繼登溷軒則大優穆乃綾空屋也將畢優忽至此丞郎慚謝之優公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先訪聞者

絕倒

梁祖張夫人

梁祖衛國夫人張氏西陽山富室女父挺曾為宋州刺史宋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疑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資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

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充鄆得朱瑾妻再拜張氏
荅拜泣下謂之曰充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干
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京失守妾亦如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
乃度為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淫朋
骨肉聚塵惟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于婦人始以柔婉之德制
豹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退齋雅聞錄

宋侯述慶

字季長

宋言公初名郊在翰苑上有意大用為同列所譖言姓名之識不
利國家上賜名庠言公因有詩云紙尾何勞姓字名禁林依舊接
群英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時刻更生

張芸叟初左遷集兒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命各探坐中
物賦詩一女賦蠟炬云尊前垂淚應為未灰心蓋以諷也芸叟稱之

轉食藥方

衡陽試院中同官趙傳霖傳轉食藥方以巴豆一粒同枳殼一枚
切作兩片去穢內巴豆以麻皮繫合不拘多少水調令枳殼軟爛
只去巴豆焙乾枳殼為末麵糊為丸如桐子大食後熱水下十五
丸老小皆可服

治暴出無方

孫紹先傳治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去屋簷頭取蜘蛛網搓成丸子
用米飲下一服立止

梅花詩

蔡載天任賦梅花落句云應有化人巢木末枝間一國自行春其
宜搜如此

題唐書詩

予與尹東均温叔同考信德府進士温叔言頃在都下市書處見
要寫本唐詩節要一冊後題一絕云中原不可生強進終生不
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都是盜根株竟不知誰所作

雨農語

河朔人謂清明雨為潑火雨立夏為隔雨
秦晉問農夫語小麦鎖太秀早殺豌豆花植穀拖泥秀爛起田中瓜

今之捕役也
盜藪也
印臣都是盜根
株此句最切情
事

8

8

8

8

瑞香

瑞香花種出江州廬山。今長沙競種成俗。一株有至百千花者。最忌麝。或佩麝觸之。花輒萎死。惟頻瀹茶灌其根。不為虫所蝕。

江村初雪圖詩

章子厚題李邦直家江村初雪圖詩云。江頭微雪北風急。憶泊武昌

淑尾時。潮來浪打船欲破。擁被醉眠人不知。

羅浮山隱者詩

羅浮山隱者。有自謂黃冠野人。或云呂洞賓之流。嘗題詩山間云。雲

顛倒一葉

來萬山動。雲去山色長。嘯雨三聲天。高秋月白。

道宗詩

劉拱衛遠宣和初時。祁州嘗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北朝故相李之

子。號李狀元。家燕人之最。以文學著者。處能謂遠者曰。本朝道宗皇

帝好文。先人昔荷寵異。嘗於九日進菊花賦。批荅一絕句云。昨日吟

卿菊花賦。碎剪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餘香。冷落秋風吹不去。

退齋筆錄

前人

墓誌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楊淵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郡日

虞金人深入。淵時脩城。得銅鐘於城隅。其上有文云。唐京兆李愛

子墓誌。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李愛子。後築於廬陵。殞於西壘之

顛。吾時司天文。昭政命令。晦朔康定之始。未欲塋於它山。就瘞於西

壘之垠。吾卜塋後。當大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

章貢康昌之日。復公是壘。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決便使吾愛子

之骨得同河伯。聽命于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淵方興版築。未成

明年。金人犯維揚。車駕幸浙東。金人遂度江。分兩路。一犯明越。車駕

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母保章貢。淵失守。既經兵火。不知鍾

所在。癸丑。呂源來守下車。即脩城。不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工之言

亦驗云。銅鐘之銘得之劉澗。

僧化成

元豐中。王荆公曰。乞罷機政。寓於沆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沆

之子瑄。嘗謁公。問公云。化成處在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工課命老

僧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闌信。果更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

公看命今仕至宰相矣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又不待做官做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館之于憫云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以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声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呂源云

蘇載

奏章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為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

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廟所在上章哲宗以一旋風用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無此章也懋悵然而退鄭望之云

五總志

宋吳垞江左人

序

憂患餘生艱棘百伏遭時搶攘顧逃生之不暇猶廢井不汲泥不食矣然於紬繹方冊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尚未能結舌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已語或以古証今亦不復引其次第非敢為書觀有補於遺亡龜生五總靈而知事因識其首曰五總建炎庚戌上巳前三避地無諸城書于蕭寺之道山亭江右吳垞序

論李

唐李白崦崎磊落常眠於酒市上遽召見於沉香亭白

此葉

披襟扶掖以對命高力士脫靴以水噴面須臾落筆如風雨時人謂

白沉酣中為文章乃與不醉人相對議是未嘗錯悞因號為醉聖故老杜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于便殿酒酣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奸佞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棟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精粹者上曰學士故有所飾也以此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忌於胃

中向來恃酒不羈。特有才無命。托以此玩世。與杜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

潦倒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上醞藉為潦倒。宋武帝舉止行事。以劉穆之為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為不偶之辭。誤矣。

才絕

唐人謂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白傳與贊皇嘗不協。每日有所寄奉。緘之一笈。未嘗開市。劉三復或請之。荅曰。若見辭翰。則回吾心矣。東坡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而有價。未易以私口舌貴賤。誠哉是言也。

龍戶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鯁退之云。衙時龍戶集。有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不見于書傳。更當詳攷。且質於博古者。

馬人後有
解又云。伏波而
留。云云。云云。
後云

于室司徒儀曰。祭用麩。麩晉制。呼為振餅。又曰。寒具。今日饊子。桓齋玄法書名畫冠絕一時。方食寒具有客至。不復拭手。出以示之。故多染汚。東題古畫云。上有桓玄寒具油。

碧落帖

二碧落碑

唐韓元官嘉絳澤二府。其子黃公為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州者。立于天尊之背。在澤者。立于佛龕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

不借
清節

不借。草屨也。謂其易辨。人自有。不待借。故名曰不借。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曰。吾面不及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為復有獻硯子。王荆公云。呵之得水。公咲而却之曰。縱得一檐。能直幾何。二公之言。雖類質野。而清節不為物移。聞者歎服。

丁謂
責詞

寇萊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既得詞頭。有請于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當尚制。為責詞曰。無將之戒。深着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一時快之。

丁晉公
做僧疏

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使山之苑。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美。實難調於眾口。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

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巧。而識者譏誚。以為所憂所笑。公心知之。而不覺形於歌咏也。

動靜即精神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生作荅皆數百言。公否諸生。然之時。東坡時維舟秦淮。公曰。俟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為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公擊節稱誦。賞。

絕倒錄 一

宋未輝 字養晦 錢塘人

符題亮

游巡轄璉滑稽善謔。以吏職補官。任袁州巡轄。彼中有王知縣者。游初與之甚親狎。後因杯酒失歡。游怨之。值歲除於庭。揭二巨飛符題曰。戶封七縣家。給千兵夜始分。游往賀焉。覲其面謁而見也。黎明。王果來見。所題飛符相笑曰。此非千文內一聯乎。游曰。是也。王云。七縣者何。游謂曰。知君否。內一縣被門下壞了。王不懌而去。

老饕賦見於蘇文忠集中。近有某應制者。為擬老饕賦。雖近俳諧。亦有所譏。云。賦曰。齒刺唇搖。心煎腹熬。常眼落於鑿鈔。每情動於厨庖。

晨之興也。掃半碗之豆粥。食數甌之雪糕。時方凜也。盪三杯之卯酒。

圖一早之醜。方投箸而攪腹。一愛腐而心嘈。嗟夫。物理豈消。幻休有漏。人情可却。分賓席難逃。每味之去。酒也。而實憎於小器。非

肉不飽也。而尤便於煨蟹團臍。而巨殼魚帶子。而多膠。遇若人於春。臺饗東家之太牢。蓋新舊宜於和合。而生熟異於烹炮。飲福者則必

覆盃。歡醢者嘗亦哺糟。每嘗偏於市食。終莫及於家肴。切緣孟嘗之。門多喜不速之客。大抵劉伶之宴。悉尊洪量之豪。易素得於需卦。物

可足於蟻螬。故先生之願遊者。綺席深不恋乎。綈袍利嘴尖頭。方探。鄉黨之吉凶。尋香逐氣。方哀醵金以遊。邀既合。替而發笑。何淨盤而

見朝先生一笑而起。尋東司而上。苑。

九養脾

李先生者。居餘杭門外善貨殖。日膏養脾丸于市。嘗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誅地滅。家蓄二婢。以事炮製。李一旦飲醉而溺死于河。其家弗知也。但怪連日弗歸。遣親信四方求尋。略死蹤跡。

洎官驗視或有報其家者亟前詣之已腐敗僅能辨認欲求免洗滌已不及矣遂藁葬于叢冢間立木牌於墳云發藥李郎中之墓有或題于牌後曰膏藥李郎中昂藏辨不窮一朝天賜報弱死運河東未幾家計蕭然其妻遣去二婢尋棄所居携二子以事或有問於妻曰尔夫脩合不苟天當祐之何返報之酷邪他日後夫醉之以酒扣之妻云向所遣去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曰木香一名曰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故受斯報云

唾玉集

俞文豹

序
世有說苑說林又有叢說世說嗚呼說而不根諸理橫濬耳俞君文豹余愛友也一日以其所萃之說名曰吹劍其庶乎根於理者予披閱顛末觀其學粹甚采其文瑩甚殆無一疵可指因易其名爲唾玉集識者或有取於斯撫卷大息喜而書之景祐二年春山翁頃編是錄名爲吹劍聊適興耳或者遂僭名爲唾玉集豈余本心哉

又
知我罪我以候來者

星日
嚴君平在蜀人以五行問者人臣則勉之以忠人子則勉之以孝後世取於凡或寓於星或泥於支干誠為可鄙如從漢高祖入關三百人封侯隨趙括四十萬人皆坑之漢兵無一名行衰絕運限趙兵無一人在生旺者此理當有所處昔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迂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小迂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以何而取大抵人事盡則天理見焉可徒信術者而生預憂忘喜

衣錦
陳希夷雙元衣錦集預定我朝省狀元凡鄉里姓名盜賊題目官祿疾病父母姓名妻氏盡在四句中歷歷應驗

天子為座主
馬涓子巨濟為狀元乃劉元城取涓不修門生之禮曰省試有主文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為座主豈可謂他人門生器之大服

木姓
木尚書待問癸未年為狀元孝宗問木姓出何代對曰容臣退思故

永嘉有鬼魅魍魎之誚文豹謂子貢姓端木恐即木姓如諸葛司馬夏侯皆分為兩姓

登科後解嘲

詹文登科後解嘲讀盡詩書五六檐老來方得一青衫家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七十三能得登科大好

荆公捨宅

荆公嘗暑中與明道先生語云子勇囚首跣足手持婦人冠出問言何事公曰新法為人沮雲箕踏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頭于市則法行矣雲卒公恍見其荷鉄枷如重囚乃舍宅為半山寺

行令

東坡先生嘗遇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泥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美

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小畜蓋為荆公發也

又

魚隱叢話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有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

胡蘆錯曰醋胡蘆

常談出處

常談習熟多有不知出處公孫弘東閣開招賢翹林三館出郭璞西京雜記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詩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乃杭州蘇麟上太守范文正公求薦舉詩

蔡州褒信縣有道人工棋嘗饒人先其詩曰爛柯仙客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日揆鼻

太宗子元儼有威聲號八大王有人謁張乖崖投丞相及給事書皆納之袖中無及八大王書乃曰真揆鼻自也

拒馬

拒馬者漢制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

帝井

闐闐頽延之闐市門闐巷門也市廛者市中邸舍楊子有田一廛言

百畝之居市井者古者鄉田同一井必有一市文約嘗作開井疏曰六

十四卦有井卦言水養人二十八宿有井星司人汲水雖三家之市

皆有豈兩巷之間反無平地鑿鑿要湧出醴泉甘露諸天打共會移

來金海銀河

俗字

脚字 俗語切脚字 勃龍蓬字 勃蘭盤字 突落鐸字 自窟陀窠字 黠賴壞字 骨

露銅字 屈李園字 勃鵠盧蒲字 突郎堂字 突來團字 砣落角字 只零

精字 不可巨字 卽釋典所謂二合字

西公

據 哲宗問左右蘇軾視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特帶一軸 弥陀曰

此軾生西方公據也

無佛

論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嘗見梵冊整齊嘆吾儒之不若夜執筆妻向

氏問作何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曰無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

藏經悚然有悟乃作護法論

聖即僧

人升座 德宗每年生日令僧道及給事中等曰大論麟德殿相與問難賜予

有差將以為上儀白樂天有三教論衡我朝聖節升座舉於此

過庭錄

宋樓昉

字揚升号迂奇四明人端平初贈真龍圖

作大用

虛字 文字之妙只在幾箇助辭虛字上看柳子厚答韋中立嚴厚與二書

便得此法助辭虛字是過接斡旋千轉万化處

古人

用字 古人明用字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五行加之言以為

明合不如暗合拱實不如拱虛知此說可以悟作文之法有一朋友

之擊節

詩家

文章 予嘗欲出韓退之答張籍李翱柳子厚荅韋中立老蘇上田樞密子

由上韓太尉書曾南豐荅王甫書陳後山荅陳少游書與前輩諸公

凡論文處別作一冊寫出類聚觀之不特可見各人自有法度亦可

以見各人自有工夫此與親面命有何異哉

柳文學

目語 柳子厚文字多學國語却着非國語論若干篇豈私其所自得而諱

其所從來也耶至荅韋中立書則云參之國語以着其潔又云左丘

明太史公國語可出入此却是子厚自聊不得處不覺說出亦可見

其天資刻薄予謂國語亦佳不似子厚自說也

太史公

有俠氣 太史公作蘇秦張儀范雎荆軻傳分別精神蓋子長胸中有許多俠

此亦有見然其文皆非至者

或是後來別有見地而著非國語若干篇亦未可定

氣所謂爬着他癢處若使之作董仲舒等傳則必不遠以其非當行也

王蠋

王蠋義不北面於燕非戰國士也太史公不自為立傳僅以附之田單傳末子長自有深意單之勝因蠋之死也

太史公

太史公云同子駮乘遠絲色变同子趙談也顏師古注可考蓋以公名談故也近見王名清揮塵錄字劉摯萃老為同老王之大父名華字樂道本太史公舊也史丞相本字光并塔五夫潘氏潘又李叅政秦法壻也於稱謂不便故以同叔易之比惟潘本可稱耳予故與朋舊問名字偶與祖考相配者槩可以同字稱人往誥余不知固有

太史公筆力

太史公筆力豪放而語激壯頓挫如所謂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笑入朝見疾等語皆切近端的贊尤奇屈原賈誼荆軻兩替當為第一讀之使人鼓舞痛快而繼之以法然

泣下也韓退之毛穎傳贊可繼其後

晉問

柳河東晉問節目凡八先說山河次說兵器次說馬次說木次說魚鹽次說晉霸末乃歸之唐堯遺風一節高如一節而吳武陵之說自廢蓋子厚先有最後一節前面只是布置敷衍旋引入壁人鬻珠器重寶終不成終有人求看便把第一最好者示人也須從平常之物旋與之看却珍奇之物自然懽喜贊嘆彼之觀漸異則吾之實漸重前人常謂作文字須留最好者在後面呂太史亦云文章結尾如散場後底板若好者相排鋪在前面後面只平結果則無咲者矣

文字

予少時每特非聖賢之書不敢觀之說它書未嘗掛眼有一朋友謂某曰天下惟一種刻薄人善作文字後因閱戰國策韓非子呂氏春秋方悟此法蓋模寫物態考核事情幾於文致傳會操切者之所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緩長厚者多可為之則平凡矣若刻薄之事自不可為刻薄之念自不可作亦先有六經孔孟義理之說先入而

必以刻薄人為善
文於則古之善作
女子如刻薄人
和而為善者如
多之寬和刻
之今耳

此說亦自佳學文以是宜留心也

四六

為之主則百家之書反為我役而不能為我害矣此須魯男子乃能學不然癡人面前不可說夢也

前輩評四六謂經句對經句子句對子句史句對史句詩句對詩句最為的當具於躰製諧協以予觀之若書句自對書句之類尤佳六經循環自相對之若不得已以史句分曉處對子句或經句亦不柰何大要主於縷貫脉聯文從字順而已不必太拘如在武丁時對作邵公考惟汝一聽對於今三年天維顯思對民亦勞止有能奮庸對爰立作相經營四方對飲御諸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不免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力所以不覺若獨有天幸對不自意全以史句對史句則尤妙古人詩句亦有可用之於表啓者若用之於制誥則不尊嚴不可不知開禧間有以家世平章軍國者遇宗祀予為代作加恩制末聯云伊尹格于天伊陟格于帝既助予克享之誠巫咸義王家巫咸義有殷尚勉爾交脩之誼蓋四人家世輔相格天地施之於郊祀禮成之後侶更自親切耳

詩談

梁太常任昉云六經所有歌詩書誄之類此蓋取秦漢以來聖君賢士公襲為文名之始起固因暇日錄其緣起抑亦用新好事者之目云三言詩自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始四言詩自前漢楚王韋孟諫楚夷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別始六言詩自漢大司農谷永始七言詩自漢武帝柏梁臺殿聯句始九言詩自謂高貴鄉公始賦自大夫宋玉始歌自荆軻作易水歌始離騷自楚三閭大夫屈原始及離騷自漢楊雄始離合詩自漢孔融作四言離合詩自枚臯作麗人行歌始挽詞自魏光祿勳繆襲始

唐白樂天云夫文之為言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者何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於義

亦在錄錄何如耳

詩者性根情苗。言華聲實。上自賢聖。下自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至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矣。於是乎彘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莫不兩盡其心。馬。泊周衰秦興。采詩之官廢。上下不以詩補察時政。不以歌洩道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利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騷人所不遇者。各擊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兩鳥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草不草上為比。雖義類不俱。猶得風人之什。二三馬。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徒。又狹如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矣。至於陳梁之間。率不過朝風月。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乎哉。顧所用如何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為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發興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初萎。露別葉乍辭。風之句。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所謂朝風月。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參。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世稱李翰林材矣。其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規縷律格。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濠。潼關。吏閔。吏廬。子花門之詩。朱門酒肉臭。路

8

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四十首。杜尚如此。況其不逮杜者乎。予嘗痛
詩道崩壞如此。忽發情。或食輟哺。夜寢不量。方欲扶氣之。嗟乎事
有大繆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篇。略敘其詩之源
流。廢興於此。沈存中謂唱和聯句之起。其原遠矣。自舜作歌。皋陶
言。賡歌及相梁。聯句。顏延年。謝元暉。有和。洎武昌登孫權故城等篇。
梁何遜集中多聯句。至唐。文士倡和固多。元稹作春深。何處好。二十
篇。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四字韻。令
狐楚。所謂詩多次韻。起於此。凡聯句。兩句四句。亦對一句。出一句者。
謂之轆轤。馮詩律之興。其來久矣。自建炎以後。訖於江左。格律屢
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如靡
麗。回心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蘇語曰。蘇
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唐李肇云。元和以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學放曠於

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切淺於白居易。學輕靡於元稹。俱名為
元和。蘇也。

李長吉長於歌詩。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人以為奇絕無對。石曼
卿嘗對以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為勅敵。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月為天上月。未有以對。會揚大年
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似面前人。一坐皆為的對。

金玉詩話

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蘇至唐始看藥名之號。
如張籍答鄱陽客。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之。子夜吟詩句。
松桂心間萬事喜。君知是也。

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着
嘗見手書下第偶。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
里召。姮娥何借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雲命。豹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

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去年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正益公於此人言此自公非也。

用事

杜少陵作詩用字。要知釋語。水中着盞。飲水乃知盞味。說此詩家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知見。凌樂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稱衡擣漁陽。搵悲壯。漢武故事。星影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擊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聲。予乃顯言之。已落第三矣。

天稟

作詩者。陶取物情。體會光景。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有才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曾得得意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矣。

詩韻

少陵飲中八仙歌用韻。舡字。眠字。天字。各再。前事凡三。於古未有其体。予嘗質之。林父文正曰。此歌分八篇。人各異。雖製重韻無害。亦周詩分章意也。

重疊

握牖吮墨者。可不知乎。

洞庭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開麗搜奇者。尤衆如涵天影。闊山援地形。高又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遠帆却如聞。皆見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杜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喬幾雲夢也。

峰頂

詩。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跡罕到。曾子山阜為令時。因事登其山。見樑間一板。暗塵紛落。蛛絲蒙罩。幾不可讀。滌拂久之。乃謫仙詩也。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声語。恐驚天上人。世傳楊文公幼時詩者。誤。

用筵
字韻

王師吊伐江左城破或夢卯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筵物散落如
豆者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繼
墮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徐諧死圍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
和玉微之曾登高齋詩押筵字平甫曰當時徐民檀笔墨夜為夢墮
空中筵此事奇譎而言屈強韻中可謂搏虎手也

鳳子

韓偓詩鵝兒啜建雌黃鶯鳳子輕盈賦粉腰不記鳳子定是何物或
問予姑以蝶應之問者依違而已退念藏書萬數不能貯心亦病也
徐悟乃崔豹古今注謂蛺蝶大者為鳳子

李后
子詞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不自聊嘗作長
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
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云

南遊記舊

宋曾紆 号空青
老人

慶曆中賈昌朝鎮北都奏因韓魏公治恩異河流斷趙征村岡勢不
利國姓致皇嗣未立仁宗即日中批付侍御史知集雜吳中復亟往
按治一日受內降至七封中復固請對乃既對以所受內降而乞盡
付中書門下行出乃敢奉詔上初甚弗吳固爭不已乃從之特人謂
之鐵面御史

大巨
陪扈

舊制游幸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知制誥並扈從惟吊喪
門席不赴

撩頭
牒

掖垣牒御史臺連字 俗謂之
撩頭牒 自李宗諤始中丞呂文仲論奏不當宗

諤引臺閣故事復奏云宰相政事堂禮上兩省官謁于堂上中丞率
百官班于堂下蓋兩省客長言尊則位居四輔叙位則禮絕百司命
御史掖垣近司使同寺監統攝亂堂陞等威之分悔贖憲章取諫中
外朝廷直宗諤之論從之自是為例

蛾眉
班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浦始王溥罷歸班王介甫

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天下樂暈錦馬帳。未成禮。而拳侈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捨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明日再對。皇俱謝罪而已。

兄弟五
草制

熙寧中韓子拳自鄧州再入相。韓持國方在翰苑。遂當制縉紳榮之。元豐中官制行。曲阜公除天官。南豐先生為西掖行詞。元豐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制。曲阜公除天官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以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旨。兄弟迭居詞禁。凡行弟詞。弟草。凡制是日。以天寧前二日樞密院罷散齋。散筵魯公押宴。曲阜居席面。會徹宣名鎖院。魯公并相榮耀一時。又非韓氏之比。

蔡京
層活

南豐先生病中。介甫日造臥內。因郵報蔡京召試介甫云。他如何做。得知制誥一層活耳。又云。徐脩注告詞。是予固行當時。便當繳當論。繳時於南豐已疾革。領之而已。

蔡京祖述
教坊使

永州張子發秀才云。昔人皆有所祖述。如庶頗慕蘭相。如近世如韓持國。祖述晏公之類。蔡京祖述教坊使。丁先現無所為。以取人主一解頰而已。

本末
相戾

紹興中瑤華既廢。判大理王儀景乃乞以妾楊氏為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以所乞許。冲元在中書。遵依已得。指揮送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冲元云。小白葵丘之盟。諸侯以妾為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頤可得此命。不可下。翌極陳罷景宗。司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為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今祀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惇何本末相戾也。

詞識

李原端文宮保文和長子。治園池。延賓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為例。至夜分。寢閣什物供帳。皆不移具。元豐中會佳客。坐中忽召學士將鎖院。孫巨源適當制。頗快不欲去。李飭侍妾取羅巾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門矣。草

作數語云。城頭上有三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却更廉纖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是夕得疾於玉堂。後六日卒。

二事自慰

黃寔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為淮東提舉。常平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楊州厨釀二尊。雍酥一盞。遺之後。十五年為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下。見米芾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急遣人送之。趁其滌研未畢。有此二事。頗自慰云。

小說舊文記

唐柳公權

人死鏡亡

人死鏡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沔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掉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火也。詢彼漁人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維。小而鱗鬣瓜悉其既磨瑩。一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納巾箱中。及相國薨。亦亡去。光啓丁未歲於鄴下。與河南元恕遇。因語焉。

李龜壽

王鐸

外王父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玉閣也。不協比於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諸繹所礙於德刑者。必固爭不免。由是蕃鎮忌焉。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求寧。重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愈也。如大中因請辰前假將入齋。惟所愛。卑脚大花鴨。從者既啓扉。而花鴨連啣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下。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攝于鼠輩。而相迫邪。言訖。條有物。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為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貴。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公曰。待汝以不死。爾遂命。

元從却鳴銜傳存隸之明日詰旦且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子急拽履而抱持強嬰諸于閣曰幸為呼李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如初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著作舅氏昔年話於晁臣兄弟余不敢墜盛列古書之三水曰夫積仁可以恢邦家厚德可以質幽顯頌文公縱弘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戎醜故得光輔王室至於雍熙實中興賢相也龜壽瑣隸尚服義風九土蒼生固受息肩之賜也

蓮華峰

王得臣癸巳歲從晁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于北華之野孤泉店則時日晚勢尚早逆旅喧闐得臣乃與同登南坡蘭若訪僧曰義海氣貌甚清談吐亦難中夜圍爐說茶果待客頗勤因話三峯事海曰去年初秋一旦迨暮有士人風格峻整麻衣芒鞋

荷笠而來祈宿者問其所至姓氏誰何荅曰玄冲姓王來自天姥性樂隱好奇為心中間所游涉諸山名跡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

華峰之秀異未覩今則方俟一登尔海哂之謂曰茲山峭拔若削自非馭風憑雲亦無有去理玄冲曰賢人物謂天不可昇慮無其志耳僕亦知華陽川中有路志其幽尋焉海觀其辭氣壯厲亦然之玄冲曰某明且去某曰當留山趾計其五千仞為一旬之程亦足矣既上當燐烟為信至時可來桃林南下望次日玄冲發汲取一藥齋并火金懷之而去義海書於屋壁及期先一日至桃林宿日平曉岳色清朗無纖醫佇立數息間有白煙一道歛起蓮華峰頂海祕之不信復歸二旬而玄冲至歇定乃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川中尋徵遙縈紆至蓮花峰不憇一宿方登初登也雖險峻猶可重足一跡困則復於石庵中暮亦如之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壁立青嶂莓苔冷滑石縫縱橫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髮垂下接之以昇果一旬而及峰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菡萏方盛濃碧鮮妍四傍則巨檜喬松竦懼于霄漢餘其奇木芳草不可識池側有破鉄舟觸之

則碎周覽已及取火金鼓之採枯茨以承之大本亦有朽仆于地者
拉其枝幹燂火焉既循池翫花拊數蒂又思靈境不可瀆知採取落
葉數片及鉄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之危峻復倍於登涉時海不
覺前席執玄冲手曰居周三清之奇士也不然何以臻茲于是玄冲
盡以蓮葉鉄舟贈義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尚子尋五嶽
亦斯人之徒歟

裴光遠

河東裴光遠龍記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宰性貪婪冒貨賂嚴刑
峻法吏民畏而愛之尤好擊踴雖九憂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健
俊能馳竟以暑月不勝其意而致斃於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
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晢端麗常隨父來縣曹光遠
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渠服玩自是率以為常光遠後令所親謂表
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疵瑕也表
荅曰某誠賤微舜制於賢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此况兒襁褓喪母

豈可復離其父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衛之數
月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
遠遘第愈三月則附床則委頓矣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
也當還尔兒又為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自防細過既無反招賤賊
豈有窺奪赤子陰害平人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為語今還尔兒與
尔重作功德厚賂尔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
馬語曰前生業報受畜生身為人乘騎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
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之月擊陶不停四蹄火然雙目
血滴斃死命終誠君之由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為已語祈之如王
表終不聽數日光遠卒吳郡陸允儒伐之乾寧甲寅歲抄予因訪故
人至衛南縣陸君延客甚謹語及前政乃為予話之三水人月天上
應列宿出宰百里難乎茲選誠哉是言如裴生位卒子男行乃豺虎
殘恩陰狡鬼得而誅將來為政之論得不以此殷鑒勿謂幽遠雖高

聽卑可忍之哉

說郭卷第七十四

說郭卷第七十五

識遺 九子

宋羅璧 字子蒼

余猶為兩記九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筆置以備遺忘
歲久成帙追憶舊譜間於是編有攷暇日因別纂纂要粹為一書目
曰識遺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再嘿畊羅璧子蒼甫書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
獨推老子甚至假說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
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
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 家語後有晉王肅所加故益難據信由是堅後學之信
不知莊子一書凌駕 虛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記
時所重者尊其師幾庶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
漢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壯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
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之教

主於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禮樂文子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剖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智等
論則瞽又何有禮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
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瞽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
晉代可證矣豈有以禮訓孔子而最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有
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瞽為之師而故沒之耶
此為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論孔子師表蓋推周公被其夢想猶莫見
之孟子去孔子甚遠且曾思之傳最的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
孔子果師瞽則於莊子筆爾道之是非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
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為孔子分說
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從瞽之事莊子外
篇者瞽為周藏史度書所或者瞽所最多書孔子因往問瞽焉容有
此禮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瞽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為棄名檢

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嘗尊孔子書未敘百
家之學語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鉞禽
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閔尹老瞽以至莊周皆列敘名之至鄒魯
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
莊子前之推老瞽者借孔子也

文 雜釋

在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
三文高一丈而雉所以名文之意未詳

公羊五堵而雉則三百尺

山陰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妬龍護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
為長潘安仁雉賦曰畫墻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文脩不過
三尺所以雉討文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晉語
亦曰申生雉於新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頸而死言
申生以介死也因城之文有取於雉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
豈徒然哉

姬周姓

在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妃鄭子產聘晉言於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其不別同姓之醜非因賤妾為姬也按古婦人皆於字與謚或國下繫其姓先儒謂示不忘本且別它族今攷字下繫姓知周女曰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謚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女曰懷嬴楚女曰文芊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繫姓如秦女曰徐嬴焉嬴陳女曰息媯之類是也惟姬姓後世以自賤人戰國曰辛姬如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者不辨其為周姓如淳曰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顏師古謂內官無姬職姬者周姓貴於眾國之女故婦女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號曰帝姬貴之也世例以目妾豈反賤乎然姬女貴而以姓著反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為愈也

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替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古韓國之

後項羽殺韓王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馬沛公使韓信略韓地立廣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張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信王名知機之說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之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漢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為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

子復於姓上擊子按公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於周程蓋尊師之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哀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記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也七十三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

左傳書孔子壬戌歲夏四月己丑卒杜預注歲四月無己丑有乙丑故孔子氏家譜祖庭廣記俱云魯

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何所本乎哉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

寺觀藏

漢改秦典客官為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設鴻臚寺侍四方賓客求平中佛入中國首名其居曰白馬寺

以白馬負經來故號

蓋並緣鴻臚侍四方賓客之故此中國有寺之始詳其故事非佛得

專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司也又曰

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獨為佛也觀之義也仲尼與於蜡

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蓋魯有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為闕孫炎

曰官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魏之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

觀法象則可決去疑氏春秋晉楚邲之戰潘黨請收晉尸築為京觀

封土觀示後人也胡澹菴言觀有四一曰朶樓魯兩觀是也一曰藏

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

黃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是也今左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

老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至於藏老脯為周守藏史名柱下史藏

乃度書之所漢東觀藏書號柱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具制度度經遂為二氏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在福可集乎若鐸鉞胡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俗專以送凶不察夷亦以從吉也

佛入中國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耶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泉宮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又時作昆明池掘得墨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則前漢時佛流中國矣况帝事四夷茹醬竹杖猶入王府又方事神仙佛以超度為術張騫輩肯賤佛書乎劉向列仙傳序言仙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向成哀時人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經矣向又曰今覽載籍往見有經洪慶善因言周時久流釋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有人聖者焉詳禦冠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四方聖人則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之尤

武閉玉門謝西域佛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之迎而後有耶通鑑著其始於明帝蓋本西域傳豈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故特本西域傳表之邪

豚文斤子

豚文斤子詳語意疑賤之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眾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三盞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盞幼之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自六尺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十也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史韻飲音去聲漢書韋昭釋裨榼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子屬洩便器也顏師古引匈奴傳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為証謂飲酒器如顏說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所宜乎洩便釋蓋似之

夏后氏經書稱夏皆曰夏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為君

故稱后周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堯禪爾三教各植門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回懺悔之非據理執

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遣尹真人喜騎月精白象下天竺於淨飯王夫人口

托生為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軋以求勝之論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曆

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孔子名曰儒童往為顏回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易漂水縣

南北祠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為儒童寺意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訂其繆過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

周書異紀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生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

有前唐虞夏商預託生為伏羲女媧等理乎况春秋曰恒星不見於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照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

稽之談也陳大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聖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之象又豈生異人之詳乎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伸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

桂海虞衡志

宋范大成字志能吳郡人淳熙二年

序

始余自紫微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為戚余取唐人詩攷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

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遊之適寧有踰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至既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者

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余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穢稔幙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徒鎮全蜀亟上疏固謝

引黃巢
與東孟德孫仲謀
謀之數最合

文雅人
出科目

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別觴客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抗瀟湘絕洞庭汜灑預馳驅兩川半年達於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遊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及方志所未載者粹為一書嗚嗚絕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志焉然則倦於桂林至為之綴緝瑣粹如此蓋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佛志之也淳熙二年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至能書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予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廬華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峰之名正尔魁龍大山峰云者蓋強名之其最號甚秀莫如池之九峰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温之雁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峰而止尔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凡杖間可得其

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復嶺之勢盤亘而起其發也有自來之千峰皆南無延緣悉自平地掘然峙立王筍瑤蓼森列無際其恠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此言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黃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圖管其真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岩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略讀書岩在獨秀峰下直郡治後為貴主山傍無坡阜突起千丈峰趾岩屋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環堵之室便延年守郡時讀書其中伏波岩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鑿通透戶牖傍出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石前浸江波浪涵湧日夜激噓之在灘江濱

疊綵岩在八柱唐後之徑登山大半有大洞曲轉穿出背白龍洞
在南溪平地半山中龕然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
室劉仙岩在白龍洞之陽仙人劉仲遠所居也石室高寒出半山
間

華景洞高廣如十間屋洞門亦然

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天龍劉判作大洞門透徹山背頂
高數十丈其形正員望之端正如大日輪江別派流貫洞中踞石
弄水如坐捲篷天橋下

龍隱洞龍隱岩背在七星山脚之江水中泛舟至石壁下有洞門
高可百尺鼓棹而入仰視洞頂有龍跡天矯若印渥然其長竟洞
舟行僅一箭許別有洞門可出岩在洞側山中有小寺即岩為佛
堂不覆屋

雉岩亦在江濱獨山有小洞洞門臨灘江

立魚峯在西山後雄偉高峻如植立一魚餘峰甚多皆蒼石刻峭
棲霞洞在七星山七星山者七峰位置如北斗又一峰在傍曰輔
星石洞在山半腹入石門下行百餘級得平地可坐數十人傍有
兩路其一西行兩壁液凝結玉雪晶瑩頂高數十丈路闊亦三四
丈如行道衢中頓足曳杖彭鏗有鼓鍾聲蓋洞之下又有洞焉半
里過大壑不可進一步路北行俯樓而入步則寬廣兩傍千許丈
鍾乳垂下纂：凡乳床必因石脉方茁不自頑石也進里餘所見
益其又行食頃則多妓遊者恐迷途不敢進云通九疑山也元風
洞去棲霞傍數百步風自洞中出寒如冰雪元字本胡涓切

曾公洞舊名冷水岩山根石門砢然入門石橋甚華曾丞相子宣
所有澗水莫知所從來自洞中石旋東流橋下復自右入莫知所
往或謂狀流入于江也度橋有仙田數畝過田路穿且溫俯視石
罅尺餘匍匐而進旋復高曠可通西霞

屏風岩在平地斷山峭壁之下入洞門上下左右皆高曠百餘丈
中有平地可宴可客仰視鍾乳床森然倒臥者甚多躡石蹬五十
給有石穴通明逗穴而出則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余因其處作壺
天視而命其洞曰空明而命其洞曰在西河中隱山之上曰朝
陽二月夕陽三月南華四月北牖五月嘉蓮六月白蕉泛湖泊舟
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而西至夕陽洞傍有石門可出至北
牖出洞出許步至朝陽又西至白蕉穴口隘狹側身入有穴通嘉
蓮西湖之外既有西山繞之碧玉每十峰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
湖心又浸隱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峰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
故事勝賞甲於西南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作
荔枝胡桃棗栗之形人采取玩之或以釘盤相遺

南潛洞在湖中羅家山之上

佛子岩亦名鍾隱岩去城十里其號最遠一山萃起莽蒼中山腰
有上中下三洞下洞最廣中洞明敞高百許丈上洞差窄一小寺
就洞中結架因石屋為堂室

虛季洞去城差遠大石室面平野室左右皆有墜各數十百步穿
透兩傍亦臨野以上所紀皆附郭可日涉者餘外邑岩洞尚多不
可皆到古興安乳洞最奇余罷郡時過上中下亦三洞與與栖霞
相甲乙它洞不及也陽朔亦有秀山羅漢白鶴華蓋朱明五湖皆
奇又聞容州都嶠有三洞天融州有靈岩真仙洞世傳不下桂林
但皆在瘴地士大夫尤罕到

志金

本州有玉石部專主藥物非療病雖重不錄此篇亦主方藥所須
者

生金出西南州洞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曠出也民以淘沙為
生杯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鋤作服
用但色差淡耳欲精好則重鍊取足色耗去十二三既煉則是熟

金丹砂所須生金故錄其所出

丹砂本州以辰砂為止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與湖北犬牙山北為辰砂南為宜砂北脉不殊無甚分別宜砂老者敵色有墻壁如鏡生白石床上可入鍊勢敵辰砂本草言經乃云宜砂出土石間非白石床所生卽是未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間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砂大者數十百兩作塊黝都感反黑也閣少墻壁嚼之紫黯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焉經又云融州亦有砂金融州元無砂邕融聲相近蓋又誤云

水銀以邕州溪洞朱砂之末入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為一鈔之制以猪胞為骨外糊厚紙兩重貯之不漏

鍾乳桂林接宜融山中洞穴至多勝連州遠甚余游洞親訪之仰視石脉湧起處卽有乳床如玉雪石液融結所為也乳床下垂如倒數峰小山峰端漸銳且長如水粧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滴瀝未已且凝此乳之卒精者且滴以竹管仰承折取之煉治家又以鵝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瓜甲者為勝

銅邕州右江州洞所出掘地數尺卽有礮故蠻人好用銅器綠銅之苗也亦出江右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又有一種脆爛如碎玉名泥綠品最下價亦賤

滑石桂林屬邑及徭洞中皆出有白黑二種功用相似初出如爛泥見風則堅又謂之冷石土人以石灰汚壁及未乾時以滑石末拂拭之光瑩如玉

鉛粉桂林所作最有名謂之桂粉其粉以黑鉛著糟羗罨化之無名異小黑石子也桂林山中最多一包數百枚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造作所不能及根所著如履或云本是木質為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蝦之類

石栢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栢扶踈無不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為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入藥用否然皆奇物不可不志

志香

南方火行其氣炎上藥物所賦皆味辛而嗅香而沉笈之屬世傳謂之香又美之所鍾也世皆云二廣出香然廣東香乃自舟上來廣石香產海北者亦凡品惟南最勝人士未嘗落南者未必盡知故著其說

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亦名土沉香少大塊其次如蠶角如附子如芝蘭如芳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香之節目久墜土中滋液下向結而為香採時香面悉在下其皆帶木性者乃出土上環島四郡果皆有之悉貫諸蕃所出又以出萬安香為勝最說者謂萬安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尤醞藉豐美大抵海南香氣皆清淑如蓮花梅英鵝梨蜜脾之類又有一校博山氣醫弥

堂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燼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識蓋海上亦自難得省民以牛博之於黎一牛博香一檐自歸差擇得沉水十不一二中州人士但用廣州舶占城真臘等香近年又貴丁流眉來者余試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香往、腥烈不堪者意味又短帶木性尾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落而聚於欽州謂之欽香質重實多大塊氣尤酷烈不復風味惟可入藥南人賤之

蓬萊香亦出海南即沉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莖及大菌之狀有徑二三尺者極堅實色狀皆似沉香惟入水則浮剗去其背帶木處亦多沉水

鷓鴣班香亦得之於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笈香中槎牙輕鬆色褐色而有白斑點、如鷓鴣臆上毛氣尤清婉似蓮花笈香出海南香如蝟皮栗蓬及漁策狀蓋脩治時雕鏤費工去木留香辣刺

森然香之精鍾於刺端秀芳氣與它處箋香實別出海北者聚於
欽則品極凡於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相等埒海南箋香之下
又有重漏生結等香皆下色光香與箋香同品第出海北及交趾
亦聚於欽州多大塊如山石柘槎氣麓烈如焚松桂曾不能與海
南箋香比南人常似日月及常供祭享

泥香出交趾以諸香草合用蜜調如薰衣香其氣溫麻香自一種
意味然微昏鈍

香珠出交趾以泥香捏成小巴豆狀琉璃珠間之絳絲貫之作道
人數珠入省地賣南中婦人好帶之

思勞香出日南如乳香歷青黃褐色氣如楓香交趾人用以合和
諸香

排香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木亦用以合香無及之者
檳榔苔出西南海島生檳榔木上如松身之艾納單熟極臭交趾
人用以合泥香則能成溫馨之氣功用如甲香

欖香橄欖木脂也狀如黑膠飴江東取黃連木及楓木脂以為香
欖香蓋其類出於橄欖故獨有清烈出塵之意品格在黃連楓香
之上林桂江東有此果居人采香賣之不得多得以純脂不雜木
皮者為佳

零陵香宜融等州多有之士人編以為席薦坐褥性暖宜人零令
永州實無此香

志酒

余性不能酒士友飲少者莫予若也然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頃數
仕於朝游王公貴人家未始見名酒使虜至燕山得其宮中酒號
金蘭者味大佳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及來桂林而瑞露及
盡酒之妙聲震湖廣則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頡頏也瑞露師司公
厨酒也經撫廳前有井清冽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
近年只用庫井釀仍佳

古辣泉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
日足取出老酒以多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每
歲臘中家造鮓使可為卒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及名鮓以示
勤婚娶亦以老酒為厚禮

志器

南州風俗糝雜蠻徭故凡什器多詭異而外蠻甲之製亦邊鎮之
所宜知者竹弓以薰竹為之茄膠之制一如角弓惟揭箭不甚力
黎方海南黎人所用長稍木弓也以藤為絃箭長三尺無羽鏃長
五寸如茨菰葉以無羽故射不遠三四丈然中者必死蠻弩諸峒
徭及西南諸蕃其造作略同以梗木為弓椿甚短似中國獵人射
生弩但差大耳徭人弩又名偏架弩無槽箭偏架而射也

藥化外諸蠻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鋒中者立死藥以蛇
毒草為之蠻甲惟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
龜殼堅厚與鉄等又綴綴小皮片為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鉄

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蟲獸之
紋如世所用犀毗器極工妙又以小白具粟絡甲縫及裝兜鍪
疑猶傳古介冑朱綬遺製云黎兜鍪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為之
雲南刀即大理所作鉄青黑沉不縮南人最貴之以象皮為鞘
朱之上亦畫犀毗花紋一鞘兩室各亟一刀靶以皮條纏束貴人
以金銀絲

峒刀兩江州峒及諸外蠻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雲南同俱以
黑漆雜皮為鞘黎刀海南黎人作所刀長不過一二尺靶乃三四
尺織細藤纏束之靶端挿白角片尺許如鷓鴣尾以為飾蠻鞍西
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鐙之狀刻如小龕藏之指其
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鋏鏃木為大錢疊貫數百枚如中國驟
驢鞞蠻鞭刻木節如竹根朱黑間漆之長鞞音衫四五尺首小
有鉄環貫二皮條以策馬花腔腰鼓出臨桂職田鄉其土持宜鼓

腔村人專作窑燒掘得者相傳為伏波所作其製如坐鑿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昇行以手拊其聲金以鞞鼓

銃鼓徭人樂狀類簫縱八管橫一管實

胡盧笙兩江洞中樂

勝合屈勝盤繞成拌合狀漆固護之出勝梧等郡

鷄毛筆嶺外亦有免然極少俗不能為免毫筆卒用鷄毛其鋒跟將不聽從

練子出兩江州洞大畧似苧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土人亦自貴重

綵亦出兩江中洞如中國線羅上有偏地小方勝紋

綵音輔

蠻氊出西南諸蕃以大理為最蠻人晝披夜無貴賤人有一番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國錦綵拊取色紋間木錦挑織而成每

一四幅聯成一帛黎單亦黎人所織青紅間道木錦布也林桂人悉買以為臥具

檳榔合南既喜食檳榔其法用石灰或蜆灰并扶留勝同咀則不澁士人家至以銀錫作小合如銀錠樣中為三室一貯灰一貯勝一貯檳榔

鼻飲盃南邊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柘碗旁植一小管若餅嘴以鼻就管吸酒其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胡蘆也

牛角盃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古亦兕觥遺意蠻梳以木刻朱黑間漆之侈腹而有足如敦甌之形竹釜徭人所用截竹以當鐺鼎食物熱而竹不燃蓋物理自尔非異也

戲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直萬錢

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聞又余以法禁采捕甚急故不能多識偶

於人家見之及有異聞者錄以備博物

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探其雛育之初喜臥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適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歲一脫尾夏秋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鸚鵡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鸚鵡為鮓又以孔雀為腊皆以其易得故也此二事載籍所未紀自余始志之南人養鸚鵡者云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瘴禁戰如人患傷寒熱以金柈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

白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沾著指掌如蛺蝶翅

馬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鷄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抄始有羽尾一簇冠尾絕異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變曲妙合宮商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洞中極難得然書傳未之紀蓋由人罕識云

秦吉了如鸚鵡紺黑色丹未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項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吉了聲則如人出邕州洞溪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疑即吉了也

錦鷄又名金鷄形如小雉湖南北亦有之

山鳳凰狀如鵝鴈背如鳳巢兩江深林中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獨留一窠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窠窠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

翻毛鷄翻翎皆翻生鸞、向外尤馴狎不散逸二廣皆有

長鳴鷄高大過常鷄鳴聲甚長終日啼號不絕生邕州溪洞中

翡翠出海南邕賀二州亦有腊有賣之者

灰鶴大如觀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始丹及頭之半亦能鳴舞

鷓鴣大如竹鷄而差長頭如鶉身文亦然惟臆前白點正員如珠人采食之

水雀蒼色似鵲鴿飛集庭戶翾然與燕雀為伍

志獸

獸莫巨於象莫有用於馬皆南土所宜余治馬政頗補其漏隙其說累牘此不能載姑著其略及畜獸稍異者併為一篇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牙佛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

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於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杞蕃

大理馬為西南蕃之最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龍水者為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有號雙脊馬健而喜行

後有三種金絲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絲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又曰雄能嘯雌不能也後性不耐著地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即止

蠻犬如獵狗警而獒鬱林犬出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

乳羊本出英州其地出仙茅羊食舉躄悉化為肪乳不復血肉食之宜人

綿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麝香自邕州溪洞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香大狸之類不一色別有一種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久化為豹其文先似之矣風狸狀如黃後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反乳汁主治大風疾奇効

懶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絰之器掛田所則不復

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猪卽毫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三二百枚為群以害禾苗稼州洞中甚苦之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効如神謂之石鼠肚

香鼠至小僅如指摩大穴於桂中行地中疾激箭

山獺出宜州溪洞俗傳為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大木而枯洞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治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或來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

志蟲魚

蟲魚微物外薄於海中其類庸可既錄哉偶見聞者萬一珠合出浦海中有珠池蟹戶沒水探蚌取之歲者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得蚌之細碎蔓延於外者始得而采碑礫以大蚌海人磨治其殼為諸玩物

蝟蛇大者如柱長稱之其膽入藥南人腊其皮刮去鱗以鮑鼓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挿花趨赴蛇喜花必駐視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益俛不動壯士夫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身覺奮迅騰擲傍小木盡援力竭乃斃數十人昇之一村飽其肉

瑤瑁形似龜龜輩背甲十二片黑白班文相錯鱗差以成一背其邊梧闌缺齧如鋸齒無足而前兩鬣有四長鬣狀如織後兩鬣極短其上背有鱗甲以四撒掉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鮮俗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瑤瑁齋日其說甚俚

蜈蚣有極大者青螺狀如田螺其大兩拳指如磨去麤皮翡翠色雕琢為酒盃

鸚鵡螺狀如蝸牛殼磨治出精采亦雕琢為盃具于海傍皆有之大者如拳上有紫班小者指面大白玉如石蟹生海南形真是蟹

云海沫所化理不可誥又有石蝦亦其類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大如蝙蝠橋臺所化北人或云玄武蟬

毒魚狀如小鱗魚多脂味極腴美或出桐州火山人以為鮓以餉遠

蝦魚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蝦而鬆美

竹魚出灘水狀如青魚味如鱖魚南中魚品如鯉鯽輩皆有之而以蝦竹二魚為珍

天蝦狀如大飛蟻狄社後有風雨則群墮水中有小翅人候其墮掠取之為鮓

志花

桂林具有諸草木花牡丹芍藥桃李之屬但培溉不力存形似而

已今著其土產獨宜者九州所有皆不錄上元紅深紅色絕似紅木瓜花不結實以燈夕外前後開故得名白鶴如白鶴立春開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別有一種如中州所出者

紅豈菟花叢生葉度如碧芦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穉包之穉拆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鮮妍如桃花杏色蕊重則亦垂如蒲萄大如火齊纓絡及剪絲鳶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豆蔻同種每蓋心有兩瓣相並詞人托興如此目連理云

泥花南人或名抽花春末開蕊圓白如大珠既拆則似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禺人采以蒸香風味趨勝

紅蕉花葉瘦類芦若心中抽條瑞發花葉數層日拆一兩葉色正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春夏開至歲寒尤芳又有一種根出土處特肥飽如膽餅名膽瓶蕉

拘那茶葉度長略似楊柳夏開淡紅花一朶數十萼至秋深猶有之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二十葩輕盈似海棠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棗梅花即木槿有紅白二種葉如蜀葵絲紅者連蒂包裹黃梅益漬暴乾以薦酒故名玉脩花粉紅色四季開象啼花如梔子而葉小夏開至秋深

素馨花此番馬所出為少當由風土差遠故也

茉莉花亦少如番禺以浙米漿日漑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且大多花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漑益佳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忽又大發花且實枝頭碩顆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折釘盤筵極可玩漆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則金盞花如小黃葵葉似槿歲暮開與梅同時

志果

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為果故余不能盡識錄其識且可食者五十五種

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緣百餘里便有之亦未甚多昭平出榴核臨賀出綠色者尤勝自此而南諸郡皆有之悉不宜乾肉薄味淡不及閩中所產

龍眼南州悉有之極好者出邕州圍如當錢但肉薄不能遠過常品為可恨

饅頭柑近蒂起如饅頭尖香味芳勝可將永嘉乳柑金橘出營道者為天下冠出江浙者皮甘肉酸不建也

綿李味甘美勝常品擘之兩片開如離核桃石栗圓如彈子每顆有梗抱附之類杓柄肉黃白甘韌似巴欖仁附肉有白厭面肉不可食發病北人或呼為海胡桃

龍荔殼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亦似二果故名酸可蒸食

不可生啖令人發癩或見鬼物三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秋冬間實

冬桃狀如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春夏熟

羅望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內有二三實煨實耳
美人面子如大奔李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煎烏
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

方欖亦如橄欖三角或四角出肉江州洞

椰子木身葉悉類椶櫚枕榔之屬子生葉間一穗數枝如五升
器果之大者惟此與波羅蜜相等皮中子殼可為器子中穰白如

玉味美如牛乳穰中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

蕉子芭蕉極大者冬不凋腹中抽幹長數尺節有花

花蘗葉根有實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實土人或以
飼小兒云性涼去客熱以梅中汁暴乾按金梅音味甘酸有微霜

世謂芭蕉乾者是也又名牛蕉子鷄蕉子小如鷄蕉尤亦四季實
茅蕉子小如鷄蕉尤香嫩甘美秋初實

紅鹽草果取生草豆蔻入鹽汁鹽漬令色紅暴乾以薦酒鸚哥舌
卽紅鹽草果之珍者實始結卽擷取紅鹽之材如小舌

八角茴香北人得之以薦酒少許咀嚼甚芳香出左右江州洞中
餘甘子多人販北州人皆識之其木可以制器

五稜子形甚詭異辨五出如田家礮礮狀味酸久則微甘閩中謂
之羊桃

黎矇子如大梅腹似小橘味極酸

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礮礮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

子練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
檀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於用此法傳但北州無許大柚耳

櫓罌子大如半升碗諦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冬生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

槎擦子如錐栗肉甘而微澁

地蚕生土中如小蚕又似甘露子

赤柚子如橄欖皮青肉赤以下並春實

火炭子如烏李

山韶子色紅內如荔枝下八種並夏實

山龍眼色青肉如龍眼

菩提子如黃石榴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粘子如淡黃大李指面褐色

萝晃子如橄欖其色皮七重

千歲子如青黃李味甘

赤棗如酸棗味酸

勝韶子柿大如鳧卵柿以下十三種並秋實

米古子殼黃中有肉如米粒

殼子如青梅味甘

勝核子生白勝上如小蒲桃

木連子如胡桃紫色

蘿蒙子黃大如橙柚

毛栗如橡栗

特乃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即皮肉腐核可為念珠似菩提子

羊矢子色金狀似羊矢味亦不佳

日頭子狀櫻桃蒲桃種生

秋風子色狀俱似棟子

黃皮子如小棗

朱員子正員深紅狀似苦棟子以下六種皆冬實

匾桃如大桃而匾色正青

粉骨子皮黃肉如粉

塔骨子匾如大橘皮裏空虛

布衲子似李而黃

黃肚子如小石榴

異州愧木多生穿野荒其不中醫和匠石者又亦不采故余所識者少惟竹品乃多桀異併附于錄桂南方奇水上蘭也桂林以桂名地實不產而出於賓宜州凡木華心背一縱理桂子有兩絞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幹而下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禽鳥啣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成根下至地得土氣久則過其所寄沙木與杉同實尤高大葉尖

成叢穗小與杉異枕榔木錢直入杉又如棕櫚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忽綠色

恩福木生兩江州洞堅實清水中百年不腐

燕子脂木堅緻色如燕脂可旋作出融州及洞州桂林屬縣亦有之

鷄桐葉如棟其葉者湯療足勝疾

龍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

風膏棕葉如冬青治太陽疾頭目昏眩

南添如稀餽氣如松脂沾漬無力

蕩竹葉大密畧如芦葦

渣竹膚麓渣如木工所用沙紙可以錯磨爪甲

人面竹節密而山宛如人面人絲以為桂杖

釣絲竹類蕩竹枝極柔弱

班竹中有疊暈江浙間班竹直一心腹無暈也
猫頭竹質性類勣竹

桃枝竹多生石上葉如小棕櫚又以大者為丈
笏竹刺竹也芒棘森然笏盧得切竹名也

箭竹山中悉有

宿根筍：本不凋明年結實

銅鼓草其實如瓜治瘍瘡

大篙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者作石屋柱小亦中
有輿之杠

石髮出海上纖長如絲縷

匾菜細如苻帶匾如薤韭長一二尺

都管炒一監六葉辟蝨蜈蚣蛇

花勝旋以為器用心有花紋

胡蔓勝毒炒也採其炒漬之水入口即死

嶺南風土之異宜錄以備博聞而不可以部居謂之離志

雪南州多無雪霜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得

雪或鵬中三白然中終不及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踳踳

中容一馬謂之嚴閑翔雪至閑輒止大盛則度閑至桂林城下不

腹南矣

風廣東海旁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

甚拔木飛尾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弥旬去

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說余試論之桂林地勢視長

視沙番禺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或然也

癸水桂林有古記父老傳誦之畧曰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刃兵癸

水離江也

瘴二廣有惟桂林無之自而是南皆瘴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

沴氣鬱勃蒸薰之所為也。其中人如瘧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為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為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月春草瘴。夏月黃梅瘴。六七月新禾瘴。八九月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桂嶺舊不知的實。所在城北五里有尋丈小坡立石。其石上刻曰桂嶺。賀州自有桂嶺。縣相傳始安嶺在其地。金小坡非也。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色皆然。今姑記臨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長音。矮長也。閩音穩坐於中門。穩也。奎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嫻。小兒也。丕音動。人瘦弱也。丕音終。人亡絕也。不行音臘。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女大及娣也。丕音勘也。山石之岩窟也。門音抄反音門橫。閩它不能悉記。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佛冊。佛經題識猶用此閔字。閔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禮國。今其國止用此理字。捲作南州法度。踈畧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

女以遷轉移他所安居。行若謂之捲伴。言捲以為伴侶也。已而復為後捲去。止有歷數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大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追究往所謂前夫亦是捲伴得之。復為後人所捲。惟其親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即是始初被捲之家。草子則寒熱時疾。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体不住。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桃草子。實無加損於病。必服藥乃愈。廣西經略使所領二十五郡。其外則西南諸蠻之區。落不可殫記。姑記其聲問相接。帥司常有事於其地者。數種曰羈縻州。洞曰徭。曰僚。曰黎。曰延。虫通謂之蠻。羈縻州洞隸邕州左右江者為多。舊有四者。道儂氏。侗安平。武勤。思浪。七源。四州皆儂姓。又有四道。黃氏謂安德。歸樂。露成。田州。四州皆黃姓。又有武侯。延中。石門。感德。四鎮之民。自唐以來。內附。析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洞。國朝開拓。寢黃州縣洞五十餘所。惟其長雄者為首領。

籍其民為灶丁其人物獷悍風俗荒恠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
姑羈縻之而已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其次有同發遺權發
遣之屬謂之主餘民皆稱提猶言百姓也酋豪或娶數妻昔曰媚
娘其田計口給民不得典賣惟自開荒者由已謂之祖業口分田
知州別得養印田猶也權州以下無印記者得蔭免田各既服屬
其民又以功對山僚及傳家買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給田使耕
教以武徒世隸屬謂之家奴亦曰家丁民戶強壯可教勤者謂之
田子田亦曰馬前牌搃謂之洞丁金黃姓尚多而農姓絕少智高
亂後儂民善良許從國姓多分姓趙氏有舉洞純一姓者婚姻不
以為嫌酋豪或娶教妻皆曰媚娘宜州管下亦有羈縻州縣十餘
所其法制尤疏幾似化外其尤者曰南州縣待之又與它州洞不
同特命其首領莫民曰刺史曰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其說以謂
宜州徼外即唐黃家賦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莫氏家人亦自

時相攻奪今刺史唐延甚逐其弟延廩而自立延廩奔朝廷謂之

出

九州洞峴朝
者皆稱出家

徭本五溪槃瓠之後壤接廣右者靜江之興安義

寧古縣融水懷遠縣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中椎髮跣足不供征
役各以其遠近為伍僚在右江溪洞之外俗謂之山僚依山林而
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長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舌豸然蠕
動者皆取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權有事力者曰郎大餘但稱火舊
傳其數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視之屬二十一種今有江
西南一帶甚多殆百餘種也蠻南方曰蠻今郡縣之外羈縻州洞
雖猶近省民供稅役故不以蠻命之過羈縻則謂之化外真蠻矣
區連落旦接西戎種類殊詭不可勝計今志其桂林者宜州有西
南蕃大小張大小王尤石藤謝諸蕃地與辨柯接人椎髻跣足或
著木履衣青花班布以射獵讐殺為事又南連邕州江南之外者
羅殿自杞等以國名羅扎特磨白衣九道等以為名而我州以西

別有酋長無所統屬者蘇綺羅坐夜回計利流求萬壽多山領阿
悞等蠻謂之生蠻酋自謂太得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羅
殿等處乃成娶落亦有文書公文稱首羅殿國王其外又有大蠻
落西曰大理東曰交趾大理南詔國也交趾古交州治龍偏又為
安南都護府

黎海南四郡島上蠻也島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島之中有黎
毋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山極高常在霧霞中黎人自鮮識久
晴海氣清廓時或見翠尖浮半空云蠻皆椎髻跣足挿銀銅錫釵
婦人加銅環耳墜垂有女及笄即黥頰為細花紋謂之繡面女既
黥集親客相慶賀惟婢獲則不繡面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俗
而今黎人乃多姓王

蜚海上居蠻也以舟楫為家採海物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視合
浦珠池蚌蛤惟蜚能沒水採取旁人以繩繫其腰繩動搖則引而
上先煮毛衲極熱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慄以死或遇大魚蛟鼉諸
海惟為鬣所觸往往漬腹折支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蜚死矣
說郭卷第七十五

說郭卷第七十六

豫章今古記

郡城縣部

雷次宗云豫章之地南接五嶺北帶九江春秋時以為楚之東境
然據天文則吳之分野至高漢五年穎陰侯灌嬰追滅項羽遂定
江南五年始立為郡城即灌嬰所築舊領一十八縣南昌廬陵
彭澤鄱陽歷陽餘干繁桑文縣今分寧縣新塗南城建昌宜春海昏雩
都鄱陽屬古鄱縣南野安平贛縣等漢高祖十一年又以豫章會稽贛
縣等三郡立元仲子濞吳王立四十七年與七國謀及為漢將周
亞夫所殺死於丹徒其國依舊為郡王莽攝政為九江郡後漢還

復豫章焉至和帝永元中更置臨安今杭石陽屬吉建昌等三縣

桓帝元嘉中復立上饒縣後改弋陽縣屬饒州靈帝元和中又立樂安縣復

樂平縣屬饒州順帝中平中又立永脩縣今屬建昌縣上蔡今屬高安縣新吳縣等

四縣初平中又立喻脩縣今屬袁州南安縣今屬袁州獻帝建安中又立宜

黃富城今豐城西安後改豫章等三縣自後漢分置諸縣後更宜立豐永

興鍾陵南豐永城安福西寧今入豐城陽安今屬高安新建廣昌南康平固

揭陽高郡已上屬袁州西昌東昌高昌巴丘興平陽豐遂興吉陽已上屬吉

州已前二十二縣並原是豫境內地也漢靈帝末楊州刺史東萊

劉遵行部以豫章地廣遠奏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至獻帝初平

二年始分置廬陵石陽平都贛縣南野雩都等六縣為廬陵郡今吉

州漢末建安十五年漢祚以季三分天下孫權又分鄱陽歷陽餘

于鄱陽樂安等五縣及廬江共為鄱陽郡今饒州其年又以柴桑縣

入武昌郡吳少帝太平二年又分南城臨安宜黃等三縣為臨川

郡今屬撫州寶島二年分宜陽平都新塗等三縣又長沙安城共為安

城郡今吉州福安縣晉永嘉七年分柴桑廬江九江為尋陽郡今江都贛

縣及南康平固等縣為南康郡今屬處州太康十一年以豫章潯陽

武昌鄱陽臨川廬陵安城南安建安進安等十郡置江州授陳留

誕為刺史在豫章郡大興元年以王敦為刺史在武昌郡太寧元年以王彬

為刺史亦在武昌郡二年瞻以應瞻為刺史在武昌郡成帝咸和元年以淅

嶠為刺史在益城五年陶侃以荊州領江州置在江陵九年庾亮以

豫州領江州鎮撫湖成康元年王凝之為刺史在豫章郡其年又王允

為刺史在武昌郡建元二年以褚裒為刺史在蚌饒州江州側其年又庾翼為

刺史在武昌郡太寧九年桓秀為刺史在潯陽郡太元二年桓嗣為刺史在江

州六年桓冲以荊州領江州鎮江陵九年桓伊為刺史在潯陽郡元興

元年郭昶為刺史在江州又潯陽安帝義熙六年庾悅為刺史在豫章郡八

年孟玉為刺史在潯陽自置江州以來刺史三政在豫章餘皆在他

郡晉武帝拆南昌東界立鍾陵縣至太康元年擺入南康至永定三年分南昌立西昌至陳滅猶屬江州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己酉滅陳之日改郡為總管府以西有山洪崖先生所居之處其年因以洪為州名至大業二年又改為豫章郡復為南昌縣十三年為饒州操帥乞林士弘等破廢割豫平江西置三縣入州南昌金塘唐朝武德五年平定復為洪州總管府以歸首賊張善安為總管至六年復翻叛其首總管崔順討之至七年改為都督領洪江鄂表處吉饒撫等八州諸軍事至唐高祖顯慶四年除饒州鄂江等三州

城闕部

雷次宗豫章記云郡城灌嬰所築周迴十里八十四部六門一曰南門二曰松陽門西二門一曰昌門二曰皋門東北各一門門以東北為名晉太康太守范甯更開東之北以為東北門以對皋門

又開北之西以為西北門以對松陽門今八門也郡墻東南雙欵吳鳳凰二年太守維陽府君張俊字子彥所造

郡西學堂南晉元康六年太守安范故澗字世淳造昌邑王城在

海昏縣

今建昌也

太史慈城在海昏縣西三百里

林丘城在郡下流一百四十里臨江

孫權舊城在郡北二里

劉繇城在豫縣章北四十里

循城在豐城北三十里

古情城在豐城東一里

孫盧城在建昌縣南一百里

盧孫權第二子

余孝頃城在建昌南湖井村

石姑宮在上遼西五里漢昌邑王騰所居處

尉解在王步北二里漢梅福所居處福嘗為南昌尉

徐孺宅在梅福宅東蕃又塘東百步又云孺宅北去城一里亦曰書臺

度支府在郡城西臨江晉度支校尉所立也府舍之處領戶三千五百令福向釣磯也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鄉即閣度支尉所居之處也大尉陶侃置也晉陶侃字士衡尋陽人少喪父母孤貧貞濟於澤嘗坐此居而釣累年不移其石膝今有痕在釣磯後仕晉為太尉

滕王閣近章江而眺西山王諱元嬰唐高祖之二孫節度洪州特立之

寶瑞部

晉懷帝識字豐度初誕有嘉禾生於豫章太康中望氣云豫章有天子氣其改豫章王為皇太子光熙元年在位改為永嘉

寺觀

宣明寺

龍興寺

兩寺晉安侯世高所立也高是西域胡安息王太子讓位於弟避而來也

太乙觀豫章縣東舊是梅福宅

女道觀高安縣東南一里

洞真觀

祚仙觀高安縣東北二十五里黃輔仙人宅

三皇觀高安縣西南四十五里

元陽觀高安縣西二里

玄元觀高安縣東南二百一十六步

玄風觀高安縣北五十五里

崇玄觀高安縣東一里

許真觀高安縣西北

許仙觀高安縣西北

飛皇觀豐城縣南一里甘仙人住場也

丹陵觀象牙湖岸鍾離住宅

龍崗寺高安東一里

方等寺

葛仙人壇高安縣東北三十里西山小峯

王喬壇西山高峯

凌雲觀

真一觀縣西南三十里

至海觀縣西三里

翊真觀西北三十八里

丁仙觀武寧縣東十里

建業觀在高豐安鄉

太清觀在分寧西一百八十里

開元寺在府下去州一里

觀音院葛鰓高宅

吳仙人壇在縣南二百里

東林寺當廬山北

九天使者廟在建昌南六十里

應聖宮在西山去府四十里

翠岩寺在西山去州六十里

天寶觀在西山去府七十里

淨真觀

雲臺觀去州西北四十二里

術藝部

後漢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少好學易韓氏詩顏氏春秋尖異
星占永建五年舉孝廉為郎中棄官去著書二十八名篇唐子吳
真君猛豫章新邑人東晉永和初於浮雲山南脩鍊九轉靈丹功
成名列仙籍

許真君遜字敬之豫章南昌人晉永和二年八月十五日合家仙
去其宅今游惟觀也

黃輔字萬石高安人東晉末飛昇其宅今祁仙觀劉道成新吳人
晉永嘉二年以明經得舉退官脩仙道全家上昇其宅今門業觀
陶安公新吳人乘赤龍昇天二女采樵白日亦昇空見列仙傳桑
靈豫章建昌人常陰行功救物見晉書

鬼神部

後漢藥巴字子昇魏郡內黃人遷豫章太守素有術能役鬼神
變化部

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人後嫁而生一男新錄云
馬孝恭豫章人織簿為活入南山化為虎旬日又歸成人入山
為虎矣貞觀二十三年復為人身而終

神祠部

賈廟在郡北津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為郡太守謀誅王莽師敗死
節亡日人于津立祠

張華廟在豐城劔光

伍相廟在豐城縣北

浮槎神祠在豐城東

石人祠廟在豐城縣南

石侯廟在建昌

山石部

西山在豫章縣西十二里高四十丈周回三百里

逍遙山在高安天寶鄉其山高峻

象山在高安縣西南

馬鞍山在豫章西山其像遙看如馬鞍也

松門山在豫章北二百里江水繞山上有松栢則江西第五六重水口也

吉州山江西與松門山相對上有千戶

檐石湖江西東北如石堆湖心遂成小山

軍山在建昌北

幕府山在建昌西

雲居山在建昌西四十里

洪萍山有僧居號泐潭寺

盃山在豐城山形似覆盃

北州山在建昌西南

石門山在建昌下有石梁如門

堯山在豐城東堯時衆水不沒

羅山在豐南城上有池水晉羅文於此得仙

澄嶺在豐城南

河山在高安晉丁遙二子於此脩道

米山在高安西南有石燒為炭

遼山今在高安

藥王山在新吳北五十里晉吳猛騎虎入山處

華林山在新吳西五十里浮丘公李八百隱此山

古浮雲山唐封今古

百丈山在新吳縣淳上流又名大雄山

黃龍山在分寧縣西二百里

星子石金星子縣是也其在廬山也

水沙部

龍沙在城北十里帶沙微白

豫章：江縣三里源出東北接處吉撫表也

蜀水高安縣南江是也

慨口在昌邑東十三里水入豫章大江

掘土江在建昌縣西北十九里

巾口江在建昌縣

新韶江在建昌縣西北

鍾口江在高安縣西南

康樂江在高安縣西

脩江在建昌縣南

津濟部

上遼津在海昏縣東二十里

谷鹿州在州城西南百步有一大橋

石頭津在郡江之西岸亦名沉書浦晉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臨去因附書百封將至石頭記之內有屬托事擲於水中曰有事者沉無事者浮故名焉

楊子洲在州北九里

鱣洲在城北九十里

泉池井部

輔山今廬山也有泉二其一常熟可燂鷄犬之類今為湯院厭源之西洪井府西洪岸隱處

東湖郡城東周回十里與江連

風雷池在東吳側亢旱禱於此

冢墓部

郡東一十里有大家曰丹陽墩古老相傳為丹陽太守聶友墓

徐孺子墓郡西十里

鄧粲墓撰晉書十卷者

翹俊部

後漢徐孺子名稚豫章南昌人也

劉凌字孟高豫章人也為侍中

程曾字季州豫章人也建初三年舉孝廉遷西海令

鄧通字子淵豫章人有學行為太守凝然恬默京師

號曰鄧獨坐

羊茂字季寶豫章人東郡太守

張載字仲宗豫章人為廣陵太守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與同郡雷義為友舉孝廉讓於義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材讓於童刺史曰膠漆雖然

不如陳雷

宋度字文叔豫章人為定陵令

昔向豫章人路中拾珠一囊訪主還之

徐崇豫章人有聲望為吳侍中

聶友字文悌豫章新塗人吳封丹陽太守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塗人范逵嘗嘆曰非此母不生侃非侃不

生於此母墓在抗州五十里邑四止村

胡蕃豫章人為宋相府參軍

胡諧字士會豫章南昌人為齊侍中

吳相休字吉甫一名列為江東太守

胡勃字欽宗晉為郡功曹

王琮豫章人為兖州刺史

施陽字孟倫豫章人遷尚書令道遇賊劫財物去尚餘錢五千

文遣人追賊與之熊行字欽明為吳大將軍長義都尉

鄧粲字文艷為堂邑太守撰晉史十卷

熊鳴晉初七辟七就

鄧中丞著交記三卷

雷次中字仲倫入廬山事沙門惠遠篤志好學徵不起卒有集注禮記周易元嘉六年撰豫章記

譔仲文字疊有孝行漢荊州刺史

徐雅確博覽經傳仕晉至南平太守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吳黃龍四年任荊州及豫章三郡守

吳愛字子童濮陽人皇唐蓬郡刺史

李思玄字文成高安邑人滕王請為師友

滕王字元嬰高祖第二十三子顯慶元年除洪州三十年築閣應智項高安萬載鳳嶺人起義師佐大唐仕靖州刺史

肯出於藍

雜記卷一又日呂侍講記呂希哲字原明崇政殿說書乃正獻公之著字晦叔之長子

武人不可為權臣

程伯淳正叔兄弟嘗事周敦頤後與閔中諸張為友大勝敦頤以為青出於藍蘇子瞻常見文富二公言以武人為權臣最非國計彼不讀書不知義理臨大節不知所守至和中仁宗不豫諸公議及嗣事王海用時為樞密輒合兩手掌向額曰柰此一尊菩薩何

八蜡

八蜡者先晉也農也郵表也啜也貓也虎也坊也庸也先儒貓虎合為一穴而昆蟲為八之一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辭尔

八珍

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豚也炮牂也擣珍也漬也熬也肝管也後世八珍則曰龍肝鳳髓兔胎鯉尾鴉炙猩唇熊掌酥蟬

宴會書問

世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為徒費目力不若不誦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與此其所以講信脩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

鑿糟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鑿糟陂土人惡之自易其名曰好草陂

見文

予少時有詣父執歐陽公主荆公司馬溫公歐陽公拜則立扶之

既再拜但曰拜多其慰撫之如子姪及傳達正獻公語則變容唯

唯見荆公溫公皆先答拜俟敘述事契然後跪扶之

干瀆請謁

干瀆請謁君子所重常人所輕甚者至云可削而去之蓋未之思

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有禮則能交易曰天地交而

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楊子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

功勳成夫能則相交敬而無害相敬而無害此謙讓所以興而爭

奪相殺之禍不作是以聖人重之或曰今之所謂干瀆請謁者徒

以為文尔而子重之何也答曰聖人之教有由中出者樂是也有

自外作者禮是也由中者其文見於外自外作者其情動乎內始

則既其文中則既其實其於小人也始則華而終則與之化矣是

禮之教雖未能化不猶愈於觸情而徑行者歟而子欲投魚於淵

冥援於木乎

得官脩廟虧夫子病較齊僧誤藥王鄭州茶肆中題

真率會

溫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求興路安撫使遷京西

路撫使遷京西路安撫使又辭不赴請西京留臺開局許之優游

多暇訪求河南境內佳山水處凡目之所觀足之所歷窮盡幽勝

之輒十數年間勤於登覽於是乃與楚政叔通議王安石之朝又

耆老六七人時相與會于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不過

三品有不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筭以為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

之曰率會文路公時以太尉守洛求欲附名於其間溫公不許為

其責顯弗納也一日路公伺其為會戒中厨具盛饌直往造焉溫

公笑而延之戲曰俗劫此會矣相與歡飲夜分而散亦一時之盛

事亦日真率會後溫公語人曰吾知不何放此人入來慶曆三年有李

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

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
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
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
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焚之。而求去。蘇子瞻云。真宗廟主嗣宗守邠
土。郊白有狐。王廟相傳能與人為禍。福州人畏事之。歲時祭祀。祔
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知郡。集諸色獵戶。得百餘人。以甲
兵圍其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狐從白光中逸去。其妖
遂息。後人有復為立廟。則寂無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
人主所禮。每帥守至。轍面教之。嗣宗不服。以禮拒之。放青數。嗣宗
聲色甚勵。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种放有章奏
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
之。而不加罪。嗣宗去郡。有人送詩云。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
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刻此詩于
石。置墓傍。甚為榮也。

奇對

翰林梁狀元灝。卯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相士安時為郡官。見其
有異於人。乃定目看。使聽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
亦就學。又問曾學對屬否。曰。其師嘗教之。但某莫識其能否。乃指
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無人得對。鸚鵡能言爭似鳳。灝應聲曰。蜘蛛
雖巧不如蚕。畢大驚異。延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

儒臣講讀。內侍先置書冊在御案上。棍開乃用牙篋揭以講讀。一
葉盡。儒臣執牙篋。俟立內侍揭過。復講讀。其不欲勞儒臣如此。

洛陽措紳舊聞記

五

宋張齊賢兵部尚書

知青

余未嘗舉前十數年間。多與洛城措紳舊老善。為余說及唐梁已
還五代間事。使人終日听之。忘倦。無暇著述。來營丘事。有條實終
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為五
命之曰洛陽措紳舊聞記。宋朝乙巳歲夏六月。營丘自序。

梁祖優待文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烈剛狠視之若乳布左右小忤其意立殺之梁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不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途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尔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在便廳謂左曰杜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為對未見間有馳騎者至梁祖見之至已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曰某飢甚告欲歸公人輩為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盆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數十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去聲曰杜荀鶴遂擲之視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為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

神

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惧流汗再拜敘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祖不在躰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階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太霑階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而雨否荀鶴荅言未曾見梁祖咲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咲左右將紙筆來請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然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詩不敢辭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為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洒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之杜既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數氣兒羸絕幾不能起客思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不獲已而中櫛上馬北至凡促

召者五七輩杜困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
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走如飛連拜敘謝數四自是梁王特
張誤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寅下第獻過梁郊
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督費
用且多今一字奉絹一疋留賓館厚禮待之梁祖既有移鼎之志
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于高柳樹
下可數圍柯輪甚大可詫五六十人游客亦待坐梁祖獨語曰好
大柳樹好作車頭徐徧觀賓客各避席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
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
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湏是夾柳榆梁祖勃聲言曰這一隊大愛
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湏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好作車
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湏更健
時五七十人悉慚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即撲殺
之梁祖雖起於郡盜安忍確猪甚于古昔至于剛猛英斷以權數
柳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李少師
賢妻

太子少師李公謚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張全義貴盛
兼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即賢懿
夫人所生王之適女也數歲而亡又以它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
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伎藝王與賢愚憐惜之過於姊音樂女工
無不臻妙知書容止迨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
隋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
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如姬妾稍失夫
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畜童女曉音律者
盛飾珠翠綺綉因捧觴祝壽并服玩物同獻之夫或辭以婢妾衆
多即復擇其常者歸以已院執事稍久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
帔候之於中堂之前側令小蒼頭探之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

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婦夫人院備酒果時新物多語及前代事人愛而憚之未嘗失色於前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值戍卒竊發為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者數十人心頓安當時用事者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以櫻桃園不與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興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鞠之獄具急垂餌虎口尔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声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凄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為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王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東丹王非命而死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樞歸北虜既歸

私第憂沮不其計止於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夫如是命是人請使

之既入夫人謂公曰有不称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又小又涕泣哽噎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効兒女輩啼泣耶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朝廷密害之北戎已知矣某不憚遠役念去此又必還矣夫人曰不然為君計者戎虜信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虜主萬金必歸非惟速歸無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為私禮者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回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騾百餘頭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悉進之由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走叛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為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之來謝於李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兌其過既來謝又何

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問湏言之思縮者雖賤類審觀其狀
兒真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朕跡不然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
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卿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縮之
妻來叅夫人厚以衣服賜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已上將軍
告老歸雍未久思縮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途炭者
衆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縮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名與
之歸疑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怯財與妬忌悉
常能也以不妬忌疎財者皆有難事況非治世叩馬面數權貴惟
陳古息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者
亦憚為之况婦人女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
舉齊眉如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與夫飾粉黛弄眉目盡感夫竊
魚軒之責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為女訓毋儀者甚多余
聊舉其殊尤者紀之于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耳

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喪妻再娶亦蜀川人後妻携三女俱長
矣周撫之如己女後妻兇妬周舊畜數婢內二人妊娠後妻加以
他事鞭撻之無虛日二婢各為懷妊常以背或臂腿受其撻妻多
方用杖觸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箠墮胎而死時余任衡州
通倅間常話及周之後妻既殺二婢其後三女相次適人因權寓
衡陽不四五年其三女俱產而死每一女死妻心餒僧悔過為先
鞭撻墮胎死者二婢看經自禮梁武懺二女俱以產死未死必旬
日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妻涕泣憂惱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
吁書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佛經報應何照之若是乎俾妬悍
不令之婦聞之增惧亦勸戒之道有益於世教云

始否
終泰

張相諱從恩有繼室訪其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容色惠黠多伎藝
十四五時失身校為側室泊軍校替婦洛下與之諧未至上黨得
病因昇之而進至此小紀地名病且甚湯飲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

餘度形骸骨立臭穢狼藉不可嚮軍校厭之遂弃之道周而去不
食者數日行路為之傷嗟道傍有一土窟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
避風雨之處也所過客閱之眾為昇至於窟土中又數日痢漸愈
衣服悉為暴客所視但以敗葉亂草蔽形而已漸行至店日求丐
飲食夜即宿逆旅簷下一旦有老姥謂曰觀你非求乞者也我乞
處非遠可三百計步即携之而往姥為洗沐衣以故衣日進粥食
蔬飯而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狀艷麗迨神仙中人也忽有士子
過小紀知之求見贈姥絲絹五十疋載之而去偕往襄陽傲居會
襄師安大王從進叛左右殺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為亂兵所得送
至都監張相寨張即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九十餘人獨寵侍士
子之妻為繼室深厚數歲張之正室亡遂以為室後封郡夫人及
為主饋也善治家尤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太國夫人
壽終於洛陽第中吁婦人女子何先困而後遇沮難艱備嘗云矣

前有失身求丐之厄終享富貴大國之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遇
也則風雨塵蒙菜色有呼天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龍爵位
通顯恩寵稠疊功業書之冊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勝數哉因書
之者有以知婦人微賤者豈輕易之乎况有文武才幹困布衣及
下位者歟

假為
劔術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即致政諱令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

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城隍
內同洛苑官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代婦

沒於荆南白性好竒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為親事都將不履行
檢屢、游行於鄜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劔客嘗聞之乎曰未聞
曾見之乎曰未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為處士即劔客也
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至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
中有一人深目豐看紫墨色黃鬚廷讓拜黃鬚據受徐曰誰氏曰
子至此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咲曰尔同來

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餅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
前昇一鞍馱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齋用杓約酒於碗
中每人前設一器肉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吸而盡數輩亦
然俱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
咀嚼少肉而已須臾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觝輩廷讓與同
來客獨歎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牀
上席下取一短劍引出匣歎弄訖以指彈劍錚然有聲廷讓觀之
意謂劍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它日終願乞為弟子黃
鬚曰此劍凡殺五七十人皆怙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美
如猪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咨於弟
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好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
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候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兄
弟迎接之延入白俱設拜黃鬚據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
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鏃也廷
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於一地亦曰凡鏃爾再
取一觀之曰此可令取火筋至引劍斷之兩無傷缺以手彈擲若
舞劍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一
日謂廷讓曰於尔弟處借銀十錠皮篋一箇好馬一匹健僕二人
暫至華陽回日銀馬即奉還白兄潛思欲不與聞其多殺怙財者
欲與慮其不返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弟遜謝之曰銀馬小事
尔却是人力恐不中意處指顧悉依借與之不辭上而去數日一
僕至曰處士至土壤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士
怒遣回白之兄弟謂是劍客誥之曰於華州買之契券分明賣馬
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數年後有人陝者見之蓋數善鍛者也大
凡平常厚兒深衷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威人宜乎白之可欺
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惑尔忠亦自古

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覽之抑鑄劍之類也戒之

安南行紀

皇元徐明善

字芳谷
德興人

馬兒所行酷虐大王眼見微臣不敢妄道小國水土甚惡炎瘴寔繁臣慮任坐久淹或生疾病雖微盡於奉養亦不元貪利邊功誣奏流言之罪也微臣謹具行路禮物差人前就界首迎送大王歸國伏望陛下德配乾坤恩過父母智可以獨幽顯辨可以識情偽願垂矜察曲加寬宥庶令微臣免於罪戾得盡誓言終事天之意豈惟微臣與一方生靈死生骨肉世受生成大造之恩抑亦普率諸國寔享陛下仁心仁聞之大幸也外大軍遺亡者殆千餘人臣已發令歸了或後別有見之臣亦尋教回去小國近遭兵火且今天氣尚熱貢物人使難於即便待至冬間方可發遣臣下情無任叩天願聖惶恐昧死伏罪之至謹奏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日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上奏既而詔諭南安國曰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諭陳日烜省所上表已盡來情又唐兀歹合散刺卷吉刺反等口奏事亦已聽悉朕君臨萬邦威福普用豈於爾國獨忍加兵蓋自混一以來屢講會同之禮爾名為向化實未造朝累微示書輒辭以疾及命爾叔攝守彼疆公然拒違敢行專殺至若阿里海牙占城之役就爾假途俾之繕治津梁飛輓芻粟不惟失信乃復抗師此而不征王憲何在民殘國破實自取之今爾表稱伏辜似已知悔據來人代奏謂爾自責者三被召不來一也脫歡撫軍而不迓二也唆都報抵曾至元二十五年安南國上表曰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惶恐百拜昧死伏罪上言于上天眷命：皇帝陛下聖旨方今薰風解愠欽惟：聖功起居万福微臣父子歸順天朝三十餘年矣雖微臣因嬰病道途遼遠陛下置之度外納貢方物使臣進獻歲未會欠缺至元二十二年阿里海牙平章貪厭邊功違却聖詔是以小國一方生靈化為途炭大軍回後微臣

知其情雍塞惡語見誣反執稱成臣罪特差通待大夫阮文彥等奉賞貢方物前詣闕省意謂少加矜恤豈期不回歸至元二十四年冬又見大軍水陸進伐焚燒國內寺宇開掘祖先墳墓擄殺民家老小權破百姓產業諸殘負行無所不為時臣怕死先以逃去烏馬兒叅政說與國人傳報臣云你走上天我上天去你走入地我入地去你逃山裏我山裏去你逃水裏我水裏去百端毀辱不可容言臣聞斯語知其不免愈行遠道追蒙太子矜恤曲從小國情願發回大軍烏馬兒叅政久領般軍別出海外盡捕海道邊民大者殺之小者虜去至於懸縛解身首異處百姓逼死輒興烏窮獸窮之禍微臣恐為自累親來制止道遠已無及者也聞見百姓送到昔矣機大王一名称係大國貴戚臣於是日平禮相待極加尊重敬與不敬大王必知若烏遮當來三也若蒙赦宥當遣質子進美姬且歲貢方物凡茲繆敬將馬用此若使果出誠悃

何不來此面陳安有文遣將則惟事道遙見班師則聲入貢以此奉上情偽可知尔試思與其嶺海偷生日虞兵禍得若

闕庭敕命被寇榮遷二策之間孰得孰失尔今一念迷悟係彼一方存故遣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劉廷直禮部侍郎李思衍檢校兵部郎奴同唐兀歹哈散羗吉刺等將引前所差來人阮義全等二十四人回國親諭朕旨尔能趨裝一來足明臣節朕當悉宥前過俾復舊封或更遲疑不決唯但已能脩尔城郭礪尔甲兵聽尔所為候朕此舉尔嘗臣事亡宋自度氣力何如何果知幾無貽後悔昔矣機忝為族屬以禮遣還彼乃有過謫成之人譬如以此飾情合將烏馬兒拔都軍官等發送回來方表忠順詔書到日烏馬兒拔都軍官一同來見彼中所宜事理朕當區區完備津遣回還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禮部侍郎李思衍呈都堂以明善輔行十六日詣都堂奉鈞旨相使副安南

去者二十六日出順城門二十六年己丑二月二十八日至其國
門世子之弟太師迓上者致敬問聖躬起居萬福使者道途安好
各上馬至驛二十九日世子與使者相見驛俊有重屋世子由後
門先至其中其中高延使者立攝問：聖躬萬福使者道途安好
三月一日具旗幟黃繖鼓吹迎：詔書聞者入王及城殿門下馬
再入門曰集賢殿世子再拜上香又再拜宣詔書聞者世子之左
右親侍而已禮畢宴使者二日世子遣翰林等來言烏馬兒參政
將北歸往辭興道世子夜臥舟中為風濤所溺及老病不堪朝覲
之意六日世子延使者觀表檢十日世子延使者觀方物十三日
押方物使臣譚名獻壺殮十五大使送使者至江七月八日至京
安國表曰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惶恐昧死伏罪上言于

上天眷命皇帝陛下方今三春明媚萬彙敷榮恭惟聖躬起居萬
福微臣於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見劉天使李侍郎中同

唐兀歹哈散卷吉刺歹等奉賞天詔及將小使臣阮義全等數輩
回歸微臣不勝欣幸謹於正殿焚香拜讀至於取裝一來同見微
臣神寬俱喪心膽如摧所謂未樂極而悲來喜未終而惧先至也
微臣僻處海隅久嬰疾病道途遼遠水土艱難雖命由天數之所
關而死乃人情之最怕加以大軍屢伐殺虜尤多兄弟無良構讒
不少往者國叔遺愛的是境外逃亡反誣指以為專殺繼仲弟益
稷將使軍前投拜乃先去以為已功又沉來人代奏輒為訛妄微
臣十死殆無一生陛下德過唐虞明並日月誠偽無所不周幽微
無所不燭是以大軍前後屠滅微臣常以忠順二字銘于心腑年
綱歲信不曾廢闕蓋恃其聖人在上、天日照臨未有不明者矣
大軍纔去天使未來微臣已差中大夫陳克用從義郎阮孟聰等
敬賞謝罪菲物詣、闕馳獻倘蒙寬宥、曲賜矜察諒亦明見微
臣貪生之意除外別無敢行悖逆事也去年小國百姓送遺官軍

微臣親問只得昔疾機大王烏馬兒叅政三名百姓皆為殺它妻子燒他房宇之故多欲肆行非義微臣深自託護厚加給養妻妾完全衣食充到先備行物特差使臣從義郎阮盛隨昔疾機大王同唐兀歹等赴闕其間二叅政落後緣於大軍纔退意恐叅政未怠怒心興禍害是以慢留方行津遣豈期微臣無福事與願違樊叅政忽遭熱病微臣盡其所有藥物購被部下醫人療之不可漸致身亡微臣火葬脩功德訖因給馬足付它妻妾馱其香骨千戶梅世英薛文正等為之護送一併還家其劉天使至日皆去邕州過了兀茲平日館待敬之與否諸妻妾亦可知矣烏馬兒叅政期當續後回去彼以當路經由萬佃先請先就興道資其行具水土程中夜因火融火舟為水漏叅政身材長大難以極拔遂致溺亡小國人夫尋亦俱死它之妻妾小童幾乎陷沒賴手輕小救之得免微臣火葬脩之功德天使郎中眼所親見其或不恭有妻妾在

難可掩藏微臣謹送禮亦付之妻妾一同舍人郎中續後回國外在前數陷微臣所軍人通計八十餘人其間或有頭目皆不知之今蒙詔諭微臣更行搜索得所軍人頭目若干名軍人若干名並從天使回者別後尚有遺亡猶未盡到微臣亦當發遣不敢一留伏望陛下山海包含汙垢藏納毓其自明擴其耳聰一一寬宥置之度使微臣豈特一生保全首領以終事天之心更期世生粉骨碎身圖報聖恩之萬一抑亦一國生靈万口一辭共祝聖壽無疆之萬一也微臣無任瞻天望聖激且屏營之至謹奏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上進方物狀云安南世子微臣陳日烜伏以今年二月見天使劉按察等賫奉天詔微臣久嬰疾病懼罪謹具菲物差陪臣譚明通侍大夫周英種等一行人使隨天使詣國進獻今具名數物件于后漏在卷末活前件項菲物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俯賜納鑒謹狀至元二

十六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狀進：皇后牋云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謹頓首上牋方今蕙路風光椒塗日暇欽惟惟皇后殿下起居萬福主張內治興隆功邁於百王表正母儀聰育仁同於一視化基正始德体好生故得萬國之歡心不忍一夫之失所乞憐荒僻預沐洪慈尚津王律之和益分滂池之壽謹具菲物在于別副進獻伏惟鑒納臣誠惶誠恐頓首謹言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日安南國世子微臣陳日烜上牋進方物狀云金懸珥結真珠一雙連玳瑁益一口赭色珠金朝領一領盛用銀匣一口色珠十八顆黃泥珠四紫泥珠四碧泥珠四石榴珠四真珠釧一雙金重一兩珠一千顆金勸盃一副共重四兩五錢花犀盃盛用金堞一口重三兩金盃連蓋一口重九兩六錢錦一疋天絲段子二疋五色細著絹二十疋闊婆國白布一疋翠羽五十隻右前件項菲物隨牋上進伏望供慈俯賜鑒納謹狀至元二十三年三月日

安南國世子臣陳日烜狀：一金度銀廓朱木表函連匙鎖一副
一馴象一頭楞金鞍子連坐具板一坐楞金重十兩一金度銀鬃牛毛連毬五副共重十四兩六錢金度銅鐸七口羚羊角儿一坐藉綠錦席
一片紅錦索四條紅綾銷金油波一片一楞金度銀御前花石盤
一面琉璃瓶連金蓋二口共重一兩六錢金壺一對重二十一兩一楞金度銀牙犀盤一面楞金沉香盞連蓋底一口盛金連葉蝶一口金底蓋三兩金蓮葉堞五兩金瓜樣堞一口六兩金瓢一口十兩楞金犀堞連底二口四兩楞金犀盞一口五錢盛用金堞一口二兩金契連金筋一副共六兩金烏文木扎象骨象棋盤一面金線三兩金間度鍍匣連契一口二兩金契一口四兩金筋一兩金穿內一錢真珠垂帶四條象牙棋子一具三十一件一花犀三株金度銀間底三件底重十一兩一大烏犀角五株連畫木底五片一金斯鑼五兩共百兩一鍍斯鑼五面共三百兩一蘇合香油盛銀瓶三口油共重一百六十三兩瓶共重七十九兩一西洋國黃

毛段子二疋一五色細絹五十疋一五色綾一百疋一蠻錦一百疋一閣婆國白布二十斤一閣婆國色布一斤一翠羽一百隻一白檀香二齋共重十斤十五兩一梅檀香五齋七十斤一甘麻然香百斤一草果一斤一象牙二十六扎一犀角二十株一鷹鳥二隻一風狸一頭一鯢魚八尾一八奇兒鳥一隻明善相副兩山禮侍使安南常例贖幣皆卻而不受其還用資格調隆興路儒學教授

說郭卷第七十六

